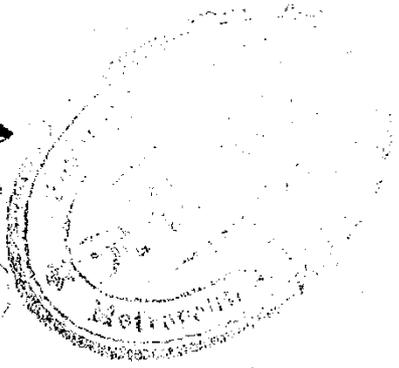


張雅各伯司鐸行傳



上海土山灣印館印行

N° 67.3

上海土山灣

西灣子主教石准

隆德里司鐸編

張雅各伯司鐸行傳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

N° 67-3

2000 12-40

Vita Patris Jacobi Tchang

e Clero Sæculari Vic. Ap. Siwantze.

Auctore P. Val. Rondelez C. I. C. M.

Nihil obstat

Melch. TCHANG

Miss. Vic. de Siwantze.

24-12-39

Imprimi potest

J. NUYTS

Sup. Prov. de Siwantze

25-12-39

Imprimatur

✠ LEO DE SMED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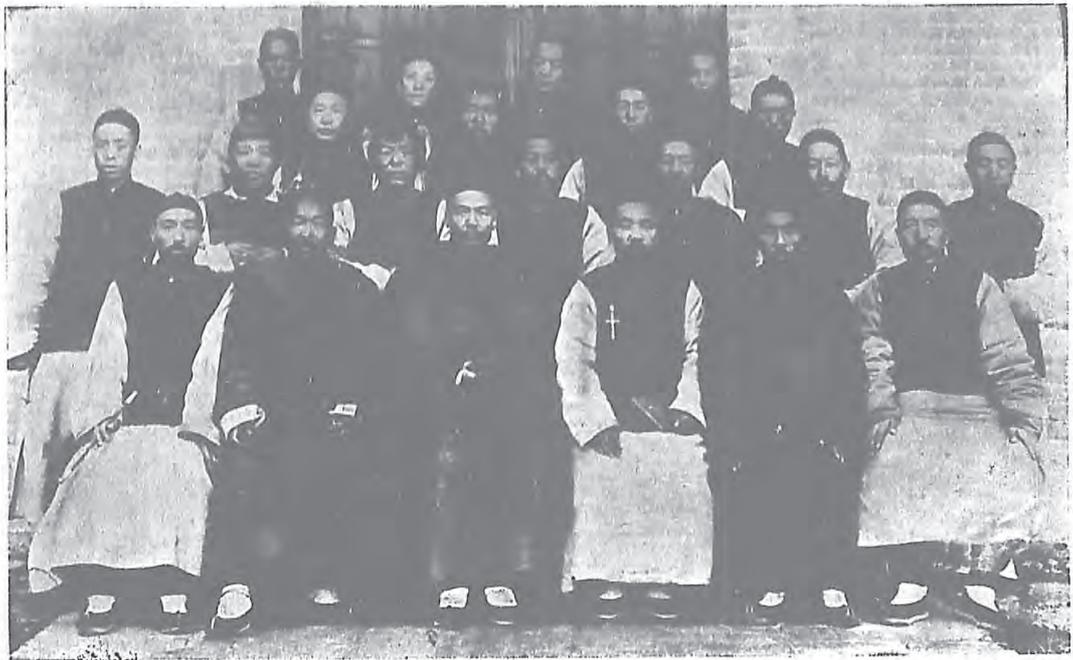
Vic. Ap. de Siwantze

25-12-39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Shanghai



張司鐸之肖像



1906年中蒙古教區國籍司鐸之合影

PRAEFATIO

Hunc librum, vitam Reverendi Domini Jacobi Tchang referentem, omnibus, ac praesertim sacerdotibus e clero saeculari, enixe commendamus.

In eo depingitur enim imago sacerdotis qui in simplicitate cordis sui fidelis existitit coram Deo et hominibus.

Fide sacerdotalem dignitatem, qua erat insignitus, infiniti aestimans pretii; fide superioribus quibuscumque, ut Dei locum tenentibus, obediens: Fide etiam, pro salute animarum, tum ministerio sacro, quum libris solerter scribendis, indefesse laborans: fide despiciens omnes praesentis saeculi vanitates, et unice Deo, rebusque divinis in assidua oratione intendens.

Utinam hanc devoti et zelosi sacerdotis praeclaram imaginem in nobismetipsis affectionibus et factis exprimere possimus! Utque hic liber ad hanc imitationem fovendam atque adjuvandam sit idoneus, Deum Patrem per Jesum Christum instanter precor.

*Datum in Siwantze,
die Festo Sancti Thomae
Apostoli 1939*

✠ *Leo De Smedt*
Vic. Apost.

石主教序文

從這本行傳裏，處處可以見到這位盛德司鐸，終生懷着一個忠實的赤心，實踐了他生平榮主教靈的素志。

他不拘做什麼事，總以信德爲前提；秉着活信德的精神，把他所領受司鐸品的尊位，終身奉爲無上至寶。他憑信德的目光，視長命如主命一般；這樣就在長命指導之下，很忠誠的度了他一生的聽命生活。他所有志切救靈的神火，在信光照之下，使他始終不懈地爲傳教而工作；從他所講的道理和他的偉大著作中，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是多麼熱心於傳教了。他雖然專心從事於傳教工作，却並不忘掉自己的內修，而且傳教的

神火愈大，內修的工夫也愈深；在百忙中，還不住歛神祈禱，專心對越天主，仰慕天上之事，敝屣人世榮華。

看來這本行傳，的確是司鐸們修己淑人的寶鑑；所以我誠懇地奉勸諸位司鐸，尤其國籍司鐸們，人手一編，注視這位大德司鐸的芳表，而努力步武他的後塵。

我因耶穌基利斯督的聖名懇求上主，將這位事主虔誠而又懷着滿腔救靈神火的司鐸所有德表，深印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靈心和我們的行爲並我們的情感中。

聖多默瞻禮石主教序於西灣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廿一日

小引

「哲人云亡。天胡不惠！」「追慕往哲。能不興懷！」我們對於可敬的張大司鐸，實在有這樣的感想。溯自司鐸謝世，至今正閱四年，他的德容懿表，還映現在我們眼簾前；他的恩澤德化，還刻畫在我們靈魂上，所以我們緬懷往哲，不能不心悅誠服地莫名感佩。他是本教區的光榮，中華的明星，同胞的導師，聖教的干城，他的德行，他的著述，都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但是「一人心善忘，」只怕再隔幾年，先輩典型，堙沒不彰，他那可歌可頌的行實，也許會在我們的記憶中磨滅了；他那可矜可式的德表，也許不為後人所重視；這樣，我們豈不辜負了這位偉大恩師

垂訓我們一番的厚意麼？那末，我們過這第四週年，追悼以外，還該作些什麼，才不負這位先賢呢？第一，當然我們要效法他的德表，步武他的芳躅；我們都要具有他所有榮主救靈的熱忱，和苦身克己的精神，大家一齊努力從事傳教的工作，勤修諸德，廣闢升天堂的道路；把我們自身安置在磐石上，招致同胞引歸主棧。這原是我們生活的目標，也是我們唯一的職志。

可是如果我們只憑自己薄弱的志願，和微弱的力量做去，不把司鐸模範的善表擺在眼前，總苦無從借鑑，隕越在所不免。所以我決意要搜集張大司鐸的一生言行，事蹟，編寫成書，不但可作張大司鐸的行實，也可作爲我們的神鏡，俾得借助他山，豈不懿歟！

作者編輯本書，深蒙郝宋趙姚四位司鐸多所襄助，始得完成，這是作者所感激萬分的。如今欣逢聖伯多祿善功五十週紀念，特把本書刊行問世，藉以表示本教區所收善果，對於該善功的影響。

隆德里

Val. Rondalez C. I. C. M. 司鐸識於西灣子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廿一日

注意：謹按聖教律例：「聖人」「真福」「可敬」等尊號，惟對於經過聖教特殊典禮，正式審定，而公佈的人，才准冠用，這是所以防範一般人不得任意僭冒的定律。本書中，有時也用這些尊稱來稱呼張司鐸，這不過是為對這位大德的神父表示敬意罷了，絕對沒有違犯規例僭越濫用的意思，深恐讀者諸君或有誤會，特此聲明。

目錄

第一章	鄉里和幼年的概況——初入修院及修院的輪廓	一
第二章	修院的變遷及修道生活	五
第三章	教區的劃分——雅各伯在獻縣求學——一八八六年回西灣子	九
第四章	張雅各伯晉陞五六品和司鐸神品——第一次委任	一二
第五章	張司鐸在土木川時代的傳教生活	二一
	(一) 土木川教務的概況	二一
	(二) 傳播福音——栽培傳教先生	二六
第六章	張司鐸辛勤傳教的功效——最後離土木川回西灣子	三二
第七章	從回到西灣子至「邪正理考」刊行問世	三八
第八章	從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八年——張司鐸先後出版的各種著作——傳揚張公著作的善舉	五〇
第九章	自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三年	六〇
第十章	張司鐸在西灣子時日常生活的一斑	七六

張雅各伯司鐸行傳

劉

第十一章 愛爾近人……張司鐸對人的愛德和神貧之德

八一

第十二章 張公的克苦……努力修成的渴愿

九三

第十三章 去世前一年

一〇二

第十四章 最後的一日——平安去世

一〇九

第十五章 發引和安葬

一一三

結 論

一一六

附 錄 張雅各伯司鐸的文學——文法和書法——

一一八

張雅各伯司鐸行傳

第一章

鄉里和幼年的概況

——初入修院及修院的輪廓——

一世紀以前的塞外，即今熱察綏的地方，還是不曾開闢的草萊，人煙稀少，交通不便，中土的人都目爲沙漠不毛的地帶，除掉少數流離或避難的人遷來居住外，簡直無人敢越過長城，試試開荒墾植的工作。然而這地方雖是一帶荒漠，却早有教士們，滿懷神火，來給這荒僻地帶的居民，宣傳福音了——譯者按聖教傳入內蒙各地，遠在十六世紀的中葉，至今已有一



百多年的歷史了——所以在這窮荒僻壤中，也很有些人家被化進教的。當時在這裏所有的傳教士，是方濟各會和西方傳教會的司鐸們，便在這個時代，張大司鐸——維祺——的四世祖在爛營子（現今的綏遠省豐鎮縣沙鉢兒附近）領洗入教。

公元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三月廿一日，張公誕生於爛營子，他的父親保祿，和母親張王氏瑪利亞，都是熱心教友，便把孩子抱入堂中領洗，取聖名叫雅各伯，他在昆仲行中是最長。

爛營子當清代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已有教民四十八名，不過因為村落很小，所以不會設立學塾。

雅各伯在孩提時，蒙古代牧區，由傳信部派定為聖母聖心會教士們的傳教地域，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十二月六日，第一批傳教士到了西灣子，在這裏開始接管本區東部和中部的教務，幾個月以後，本區所有別會的

傳教士全數離去。這樣整個傳教區，便劃歸聖母聖心會管理了。那時蒙古代牧區，包括東部（黑水，熱河，關東），中部（西灣子），西部（二十三號，代海，後坨）共有教友約八千五百名。

同年（一八六五）雅各伯全家遷到香火地（代海）附近的公溝壩村居住。一八七二年楊司鐸——後來蒙古教區首任代牧主教巴公的同事——做了代海分區的管理司鐸，便逐漸恢復以前教士們所興辦的各事，本會先會祖南大司鐸曾給各處教士們發出一道通諭：命「選擇天資聰敏性格良好的學生送到西灣子讀書。」楊司鐸立即把張雅各伯遣送前往西灣子。

那時的修道院，比如今的在人數上和設備上，相差甚遠，在南會祖的記錄和屬下司鐸們的寫作上，有如下的記載：

「至於我們的修院，我可說些什麼呢……實在難以下筆啦，我們在

西灣子大小修道院都有，所有的房舍全是中國式的建築……是造在一座小山前的，這山可以遮蔽西來的寒風。修院的全景，分爲五部，院落，廚房，司鐸及教員宿舍，學生冬夏兩季的宿舍，——每到冬天都遷入客房內居住，但這客房與西灣子居民鑿土而成的窰不同，是用磚建築的，頂篷是木製的，門窗是向東開闢的——在修士們的住院中有幾株大樹，修院裏有兩座小堂；一座是代權司鐸的；一座是修士及公眾用的，這座堂極其壯麗，內部牆壁上，都飾以壁畫……我們很注意學生的健康，因爲多數學生身體荏弱，宜用滋養的食品……至於他們的性格，都很溫和可愛。」

雅各伯就在這修道院裏寄住了多年——按這修道院的各部房舍，至今還完好未壞，現在爲聖嬰會所佔用——西灣子是他首次得到修道意識的地方，也是他暮年滿意供任鐸職的地方。

第二章

修院的變遷及修道生活

修道院設立在西灣子，至今已有多年了。一八二九年薛瑪竇司鐸，打北京逃難到西灣子，便將他所領來的修士們安置在這裏。所以我們的修道院，原是肇始於北京剩餘的幾位修士。嗣後修士們在西灣子修院，讀完文學，便往澳門去攻讀哲學及神學，末了，晉陞司鐸聖職，就分派到本會（外方傳教會）各教區服務——此時的教士們差不多都做了該會的會士。這樣按我們的考據，西灣子出身的第一位司鐸，便是鄭保祿，他於一八三八年間在菲律賓島上，晉陞了鐸品，以後，還有其他修士們到澳門去肄業的，後來澳門的修道院，奉傳教會會長的命令停辦了，一八四五年在澳

門的大修院生便回到了西灣子，但是西灣子的小修院，也會在一八四二年，一度遷往小東溝村——在青山附近——嗣後又在一八四九年遷歸西灣子，從此，大小兩修院便都設在西灣子，一如會祖南公的記述。

新來的教士們，建設修道院，所用的心力，不亞於傳教工作上的努力。會祖和郎神父常川駐西灣子，指導管理修士們，他們以後，還有其他司鐸們奉派接任，如梅司鐸（一八七二—一八七二）方司鐸——後來陞任代牧主教——（一八七四年，以後又從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五年）孟司鐸（一八七八年）都先後做過院長，在十多年中，雅各伯修士和同學們一齊專心攻讀……他研習辣丁文、漢文、算術以及其他各學科，都很用心……這樣充分準備着將來去肩負那崇高的司鐸重任。在聖母聖心會會士們來到的時候，許多修士同傳教會的司鐸們，一齊離去了，餘下的修士們，還留在西灣子修院裏，到了一八七二年，張雅各伯便和十幾位同學，開始專攻文學。

年幼辛勤的雅各伯，他的身體雖荏弱，他的心志却堅定專一，恒心勤讀，穎悟精細，而且非常熱心，尤其是在方院長訓導下，滋長發育，德學日見增進。

我們須特別說明：這位方司鐸，來華傳教以前，曾在羅瑪攻讀，充滿着特敬聖體，愛護聖教會，及教宗的情緒，這三樣似乎成了張雅各伯熱情的總匯和表徵，在他的許多遺著中，特顯着他對於聖體的熱愛——後面我們要專論他如何熱心作彌撒祭，並如何懇切勸勉教友們日日領聖體。他也著過書發過言論，表示他對聖教會看得見的元首——教宗——所有的尊敬和熱愛。一言以蔽之：他整個的生活是事奉耶穌基督的生活，至於聖教會，也是他所盡心竭力傳揚的。在這幾年中雅各伯埋頭攻讀，漸漸了解傳教士的生活，並在西灣子教友中心地，完全認識了教友的生活。

一八七五年六月六日，在西灣子大堂舉行祝聖巴主教大禮的時候，

雅各伯也列在唱經班中，按見證人的記錄：那天的典禮極隆重，而且這次主教的簡任，也是十數年來傳教工作的加冕，因為從一八五九年以來，蒙古、古代牧區沒有祝聖過主教，如今又得這位善牧，巡行各地，廣施教化，造福人羣了。

張修士躬逢盛典，定必感到一種心火如熾的熱情，而且六個月以後，在西灣子大堂巴主教祝聖了陸雅各伯、武斐理伯、鄭巴弟爵為司鐸，又過了幾個星期，賈伯多祿也晉陞鐸品，張雅各伯和這幾位是很熟識的，見了他們的榮陞，便覺到自己也向目標移近了。

張修士在文學班卒業後，長上便派他教授小學。一八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他領受剪髮禮及低級神品後，到受試探的時期，巴主教便送他到獻縣修道院，使他在耶穌會司鐸們教導下，深究中國文學。

雅各伯在離開西灣子修道院前往獻縣的時候，曾和多數的大修士

作別，他去了二年後（一八八四年）西灣子修院的修士，已有五十名左右了。

第三章

教區的劃分

——雅各伯在獻縣求學——一八八六年回西灣子

等雅各伯在獻縣卒業於一八八六年回到西灣子，本區的傳教事業，已經開闢新的區域了：一八七〇年西營子（南壕塹）劃為自立分區，一八七四年傳教士始入河套，並在那裏開拓了繁榮的村莊，一八七八年聖母聖心會傳教士接管了甘肅教區——教友的數字也到處增加了一八六五年共有教友八千五百名，一八八三年增至一萬五千有餘，此外還有數

千望教者。

傳教事業的進步，少不得要把教區劃分，這件事，張雅各伯在獻縣時，已經聖部規定了。一八八三年十月十一日，蒙古代牧區就劃分為三，即中蒙古代牧區（西灣子）、西南蒙古代牧區（河套）、東蒙古代牧區（松樹嘴子），同時成立。中蒙古代牧區共計有外國教士十三名，中國教士三名。一八八三年春初，獻縣主教來信說：「我們滿心喜歡，收受你們的學生」……以後又來報告說：「你們的修士有長足的進步。」

雅各伯在獻縣，先在聖母公學院裏，過了不多日，就陞入修道院去了，他用全部光陰專修文學所讀的書，就是四書五經……這樣造就學問，大有益於傳教事功，更有益於他將來埋頭著述的工作。一八八五年，獻縣方面來信說：「張雅各伯常常勤學，極顯熱心，由會士中的一位秀才，監察學生們的學業進步，及研讀工作。」一八八五年年終又來報告說：「張雅各

伯爲眾人所敬愛，神父們，教員們，同學們都稱讚他的好心神，守規熱心，專心服務，這時他大有進步，且勝於我們的修士。

巴主教照預定計劃，招雅各伯歸西灣子。步主教——獻縣的主教——便來信說：「倘使這位少年，再留此一年，必能造就成良才，並能獲得秀才資格，足以在修道院教授各種學科。」但是當時修院裏，正需要一位才學優良的教員，因此，一八八六年，獻縣方面便來信，通知張雅各伯的歸期，說：「張雅各伯今年比較往年多患疾病，遷移地方，調換水土氣候，或者對於他的身體很有裨益。我希望他在那邊得到同樣的生活程式，不至忘掉他所學得的種種，因此必須——按部就班地——給與他一定的攻讀時間，那末，我想這個可愛的張修士必能養成一個極有用的人才。」

這樣造就人才，適合於傳信部一八八三年十月十六日諭令上所頒布的目標。傳信部諭令上說：「凡在參與地方會議之每五個區域中，須共

同設立一個中國文學院，並由各區選擇長於文學之教士，從事研究，作爲文章，以闡明信德道理於教外人之前，並排駁該民族中所有異端之謬妄學說。」

雅各伯經過了數年，進一步的攻讀，又在新教友及外教人中間，度過了不少的年月，部令上的一字一句，他幾乎完全遵行了；這是在他下列行實中，我們要明白看見的。

第四章

張雅各伯晉陞五六品和司鐸神品

——第一次委任——

雅各伯經過了小修院的攻讀，精究過哲學神學，又在獻縣的試練專

修，已經預備妥善了，他極熱切地期望能漸漸歷經神品各級而晉陞司鐸的高位。

他在小修院的時代，全心盡職，知足寡欲，不爲肉身的的事情分了心，自從他多年遠離了父母，到三十歲上，始終一致專務攻讀祈禱，長上們對於他晉登鐸品，沒有半點懷疑……因此巴主教不再稽延要滿足可愛雅各伯的大願望。

但是他在這等待期間，還不肯無所作爲，還時常用善言德表，幫助同學修士們，努力修成。最足令人奇異的，就是雅各伯從獻縣歸來以後，在西灣子修院中成立了聖母會——耶穌會的司鐸們最愛利用這個善會增進青年們的熱心，特敬聖母瑪利亞，進教之佑，以堅固他們的善志。張雅各伯在他們那邊，也見到了這善會的神益和感化力——這時他在同儕修士中，身爲長兄，便想也在本修院中收穫同樣的效果。

經過了幾次集議，便在二月二日，聖母取潔瞻禮收錄了會員十七名，本月四日，按照聖母會會規齊集經堂，票選會長，副會長，和參議。在第一次投票時，雅各伯爲首三位被選人中之一，投票以後，選舉正會長，他便得到全數選票，被選爲正會長。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因爲聖母會長晉陞司鐸，另行選舉，張雅各伯便卸了他的會長職任。這樣經過了幾個主日的工夫，他就以第一任會長的資格，把修院裏聖母會的基礎確立了，此後更以嘉言德表發揚他對於本會的熱心，到了暮年，他更深自慶幸，那時已有四百五十餘學生得到了聖母會的好效果。

如今，我們再回到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的年終，這年十二月三日，是傳教士保聖方濟格沙勿畧瞻禮，彌撒中，雅各伯便因主名而陞爲五品，從此，他的生活便與世俗分離了，堅心定志，終身謹守潔淨聖願，日課經便成他一生鍾愛的書籍……同月八日，聖母無原罪瞻禮，他又領受了六品——我

們試設身處地的觀察一下，恭聽主教朗誦這端體面的經文——……主望爾之聖命光顯於彼等之品行……望彼等堅定穩固於基利斯督。」

再目睹主教如何把領帶及六品祭衣授給雅各伯，祝聖時最後幾句話，受聖者定必是聽得極清楚的：這便是主教祈禱天主說：「望彼等富承天庥……而示他人善生之表。」他曾給眾人立下了善表……他也堅定穩固地恒心到生命的末日……他常常憶念着他晉陞六品的良辰。

主教特擇了一年中最最好瞻禮之一，爲祝聖五六品的日子，張傳教士一如聖方濟格沙勿畧第二，要常常熾燃着救靈的神火，常常潔淨，熱心，度他司鐸化的全部生活，到處傳揚恭敬聖母的敬禮……用自己的表樣証實他所講的道理，在他久長的生活中，差不多無日不在研究神學或神修學，他在這種學業上，也得到了了一位主保，即聖多瑪斯神學主保，因他是在聖多瑪斯瞻禮日領受了司鐸聖品的一八八七年三月七日，巴主教報告

說：「我們特地報告本區的六品，可愛的張雅各伯，他的年齡學問，品行以及其他應有的資格都稱合格，我已將他擢陞司鐸品位。」

他的手敷過了聖油……他領受了司鐸祭衣，他有獻祭天主的權能，並和主教同行大祭……彌撒後，領受了赦罪的權柄……又許願聽命於主及其繼位者……諸事既畢，他如何熱切感謝全能天主的愛情，我們只可以心領神會。

耶穌曾給宗徒們及司鐸說過：「我不稱你們爲僕人而稱爲朋友……」——你們要專務聖善而且處敬的生活——這是主教的勸諭。他的同學修士們詠唱：「爾爲司鐸至於永世……」那時他腦海中盤旋着這些輝耀的光榮，手拿着日課經，顯着端莊容貌，走出聖堂，給司鐸及同學們降以遐福……這一生極榮耀的日子，每使他堅心定志，走升天的道路，大禮行過後，他就接受首次委任。當時修院院長卜司鐸便携手接他進修

道院，在卜公指導下，專任教授修士們的中國文學。

那幾年中有傳信部一八八三年十月十八日的訓令，又有北京第一（一八八〇）第二（一八八六年）次「地方會議」——在兩次會議中，蒙古代牧主教巴公，也曾前往參與——都特別注意到本籍神職班訓練的改善，及中華修道院的組織，發表了專定的辦法，如修院生讀書的方法，國文及拉丁文的研究，應用的教本等等。那時學習拉丁文沒有如今容易，傳信部的訓令上說：「主要的是教長等特須討論修道院課堂中應用的教科書，又須審度高深的拉丁文可否一律教授學生們以及應否並如何授與學生們以中國文教科書。」

那時，西灣子的大小修道院已經并爲一院了，只是學生們仍然分居，張神父便該在這樣的修院中擔任教職。當時學生共計五十餘名，分作三級，攻讀神學哲學的是第一級，攻讀拉丁文的是第二級，預備班學習中文

及其他學科的是第三級。

方大司鐸培植後生的好精神，因新任院長的熱心維持，得以保存不失。卜大司鐸——死時爲落花營子的本堂——大得衆心——至於修士們不直稱院長的名號，而都稱爲「咱們的神父」。卜公每每宣講嚴厲的道理，以及克苦補贖……修士們大修憐愛貧苦的德行，竟至在嚴齋期內，收容幾個貧苦人同修士們一齊到膳堂用飯，由修士們服事他們，張大司鐸在這樣的院長下，同這樣的學生們度了數年的光陰，爲他們的利益貢獻己身。

張公專教授上級的中文科，學生們都交口稱道他教授法清晰，而且妥善。他總不忘掉他所引導的是修士們——將來的司鐸——竭力講求，他們的文學，必使通達而暢明。

在他的教學時期中，有五位修士領受了鐸品。一八八七年九月八日，南西而物斯得肋（一九二七年死在平定堡）和樊保祿（一九一七年

亡於白樺溝，晉陞司鐸。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一日，其餘三位也都領受了鐸品。這三位即喬瑪弟亞（一九三五年死在大團圖），李安德肋及張雅各伯的令弟保祿（二位如今都在集寧區退職養老）——他們五人晉鐸後便奉派前往各處，努力於傳教的工作。

然而這四年的工夫（一八八七—一八九一），張公有時也出門到西灣子四週附近各處，幫助別位司鐸們傳教，尤其是一八九一年春間，在那教友多，教士們屢去探望的各村中，每每見到張司鐸的足跡——一八六一年西灣子附近二十餘處，共計已有教友約一千人——一八九一年一月，張公騎馬巡行石窰子、頭道營子及二道溝等處，四月間往小北溝，六月間又往大北溝、夾道溝、楊樹溝、五號及太平莊等處。

我們提出這幾處，不但是因張司鐸去的時候多，却也是爲表明他按照時機及環境的許可，猶如親愛的弟兄，去幫助其他教士們工作。他心中

所蘊蓄所熾燃的救靈神火，不久要在新開拓的傳教區域，引起大火般的熱情，還要驅使他一生一世，作出一切有益於教友的事，因為「愛主的神火」燃燒着他，救靈的熱情常催迫着他。修道院這地方不足以蓄養他的神火，他渴望往那些可憐的外教人那裏去，為他們作犧牲，把他一生攻讀和祈禱所得的美果，分施給他們……使一眾人投奔基多的唯一羊棧，認識唯一真理，皈依不能錯誤的聖教，一如他所切望的。

以上述過了張大司鐸行傳的第一段，包括他自幼年以至受訓，晉鐸，以及初次受命任職的種種，我想諸位一定還願意知道他在傳教事業上所成就的工作。這位博學而且熱心的司鐸，他的善表動人，言論服眾；又因他所有司鐸的主寵加強了很多人的神力，所以他以後就奉派到新開教地方——土木川——在那裏，可以大展他所有出衆的才能，可以在他司鐸的榮冠上，添上異彩的寶石，做新飾物。

第五章

張司鐸在土木川時代的傳教生活

(一) 土木川教務的概況：

當吾主在世時，不是曾遊行各省，訓誨民衆，宣報主國已臨的福音麼？他升天前，乃是因爲尙有當受福音的其他神子，還遣發了宗徒們，傳福音於世界萬民麼？因此聖而公教會本着吾主博愛的精神努力進行，傳教事業漸漸推廣，遍及各處，那末基督教化的真光和福音，是靠著熱心教友——尤其是教會中的領袖——的心血，散佈到普世全球的啊！所以我們的土木川，也得僥倖列入了吾主葡萄園的一畦。

土木川原是個廣大的平原，縱約一千二百里，橫六百餘里，北界大青山，東達曼汗（譯音）及東山，南至培塿諸山，西南一帶有世界馳名之黃

河而與寧夏的平原相接，地面雖是十分寬廣，但是土質瘠瘦，又苦河水氾濫，所以相當的效果，是很難得到的。然土人急於求得生活的要素，便盡自己的能力，疏通河流，挖掘溝渠，導出黃河的水，來澆灌田畝，故該處農業日見起色，從此吃飯問題，也就不至大感焦慮了。

當時土木川區域，包括歸化和林托城三縣，聖母聖心會司鐸接管了口外，這個區域是從代海到寧夏必由之路。

一八八一年（係依據張公所記述於一八八九之聖母聖心會月刊的本文，作者謹考諸譯著，當係一八八四年）有沙卜淖附近新地上之某教外人，偶至一教友村，探望他的奉教某親戚，經這位親戚的勸導，便赴西南蒙古教區，謁見某司鐸訪求真道。某司鐸詢知此人原是土木川東部人，便寫信給代海的教士們，請他們到土木川開教，結果，有宣教師二人，來自代海，當下就有願意信奉聖教的人，不久，陶司鐸（前二年死在綏遠的

陶主教）攜帶四末聖像，前去探望宣教師與新教友，隨有沙卜淖居民三戶亦入聖教，後來教外人出頭爲難，所以教務進行，大見掣肘，幸有官府出示保護，得免于難。一八八六年，有西灣子宣教師二人——李秀王清——至土木川。一八八七年，巴主教亦到該處巡閱視察後，便決意派遣教士來主持教務。西爾物斯得肋南司鐸就奉命往任土木川第一任本堂。他和王清先生暫住在新地上，又在沙卜淖價買屋地；一八八八年便在這兩個村子裏建造了兩座聖堂，後因爲環境所迫，遷到沙卜淖居住。戴司鐸（中蒙古第一任省會長）也曾居此數月。一八九一年雅各伯司鐸，便也到了土木川。那時南司鐸復遷居可可（譯音）兼理沙卜淖。張司鐸駐在海留素台村，努力於傳教工作（對於他傳教的詳情，下一章我們要另行敘述），因此土木川的教務，漸見興旺了。結果，一八九九年方主教巡閱教務之後，便劃分代海、土木川、後壩爲一區，這時候土木川教友的數字，是一五〇〇，望教

者三五〇〇。

一九〇〇年，拳匪作亂，有幾處堂口，被匪劫掠，且有兩位司鐸和許多教友，先後爲主致命。一九〇二年教友祇有七八一名。因爲拳亂時，逃往後壩避難的教友，事平後，未歸土木川。現在對於土木川的種種情形，不及詳述，只講些拳亂後土木川教務的復興。

當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羅瑪傳信部把土木川劃歸綏遠教區時，土木川已成立了八個堂口，信友五五一八，望教者二千餘名，但教友們不是團居在這八個堂口，大都散居在一百餘小鄉村中。

張司鐸記這地方教務驚人的進展，亦曾述及八年（一八九一—一八九九）中所施的各種方法。這些小方法，我們在描寫這地方的教務概況時，很可以借助；寫他的行傳時，尤其是重要。可惜這項記述，拳亂時已遺失了。

照我們的眼光所認識的，這位偉大的張司鐸，可以斷定他在土木川開始傳教時，必然有一種非常的熱忱，在他後來著作的邪正理考中，這種熱忱，就完全流露出來了。比方他說：

「愛德是傳教的總根子，耶穌發傳教的命，也是從愛德來的。」

「傳教不是爲別的，就是爲指引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這兩條是我們人至大的本分，也是最有關係的事情，也不是爲名，也不是爲利，更不是爲哄人，總而言之，傳教全是爲愛人如己。」

他很關心傳教的使命和愛德的工作，這也是他惟一的愛好，恰如聖保祿宗徒說的：「愛德束縛着我們。」張司鐸爲宣揚確切深奧的聖道，誠似基利斯督，分施恩惠，有如善牧，關心他的屬下——已進教和將進的——因爲他根據於愛德的基礎「爲教眾人同歸於基利斯督。」

他對於勸化土木川的外教，和不認識的人，從來沒有畏縮心，因爲他

是爲奉行天主的使命而盡職，完全依賴上主的助佑，以求愈顯主榮，常作懇切熱誠的祈禱，因爲：

「傳教是天主所賞超性的能力，人只要盡心善用，熱切祈求，天主一定要賞人相對的能力。」

(二) 傳播福音——栽培傳教先生：

西灣子修道院在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一年，學生結束以後，過不多時，張公便辭別了主教神長及修士們，奉命往土木川開始傳教。但我們先該知道那時的集甯教區，還沒有堂口，那些堂口都是後來次第成立的。張公從西灣子起身，先到了南壕塹，又到了代海探望自己的母親和妹妹；陽曆十二月初八日，首先爲海留素台村舉行彌撒，因爲這個村子是他後來傳教慣駐的地方。

下一年，即一八九二年一月一日，張公和南司鐸商議，推進教務的計

劃。

這時，張公在談話中，聽南司鐸說：「該處傳教的大阻力，就是秘密教門。他們暗地裏宣傳自己的道理，本地人被騙信從的很不少，此外還有一種叫黃吉教，他的來原，至今查不出；他們也信天主只有一個，三位一體，降生救贖等等的道理，但是講的不齊全，故此當時信從他們的人，就彼此傳說，後來要有別的傳教士騎着馬來給他們細細講明那些道理。又有一派名叫清佛道，這一派並沒有講過什麼一定的道理。」

那時傳教就有很大的希望，因為許多地方各派的信徒，尤其是黃吉教的信徒，歸正的不少，但是只有兩位教士，和不多幾位傳教先生，實再是忙不過來，却也沒有別的好辦法，添派傳教士是辦不到的。

張公眼看這些失迷的亡羊無人照管，教士又很少，就同南公商量，加緊訓練多栽培幾位傳教先生，教他們協助傳教，作教士的先導。這正是真

正的公教進行會的辦法。也是張公後來著書立說的緣起。他看見該收割的莊稼多，收割莊稼的人少，所以起先栽培傳教先生，後來看來還不夠，就編了許多宣講聖道的書籍，以補口講的不足，有他邪正理考引言中幾句話可以作証，他說：「口舌願多而不能多，聲音想大而無法大，作這部邪正理考以代口舌之所不及，補聲音之所不到。」

那地方的傳教先生有一種特別的心理，就是把傳教當作樂事，抱著一種「家寶家傳」的精神去傳教，以聖教會的道理當至寶去傳給本地可憐的同胞們。

這些傳教先生都受過很好的教育，又有堅固的信德，熱切的愛德，他們的好品性。在傳教時，越見得在行爲中，發現出來，有許多在光緒二十六年拳亂時致了命。張南二司鐸，一起頭就教訓他們該怎樣慷慨待人，怎樣自己該有高尙的人格，該躲避什麼毛病，和外教人該怎樣來往等，所以訓

練出來的先生們，有許多真可以作同儕的好榜樣，他們不辭辛苦，不怕艱難，自己帶上乾糧，走遠路，吃冷飯，有時還得用自己需要的東西哀矜窮人，竟是沒有受不了的苦。

張公不但救人的靈魂，還照顧人的肉身，比方辦理開渠灌溉，和別的公益事宜，他也每每把這些事記錄出來，如說：「今年我在沙卜淖辦了灌溉的工事。」有時候他也爲涉訟的教友作彌撒求得公道。一八九五年，他和主教協議，禁止教友抽大烟的辦法。

張公在各樣的事情上，雖然屢次遇到了種種的困難，還是一樣不灰心，真可以同聖保祿宗徒一齊說：「隨事隨處，我都學會了知足，飽也罷，餓也罷，富也罷，窮也罷。」有時候因爲沒有彌撒酒，或是沒有麥麵餅祭衣等，不能作彌撒，他就很憂愁。因爲他覺得一天不作彌撒，這天就沒有神力。一八九二和一八九三年，我們的教區中遭到荒年，張南二司鐸在這種困難

環境中，還是想法子找機會傳教。只因他們二人性情不同，所以用的方法也不一樣，南公性情剛直嚴厲，所以他傳教不願意多施哀矜；張公慈祥仁厚，極願救濟貧苦人。二人的意見不同，傳教的方法自然也不一樣，但各人按各人的辦法，大家依舊不住竭力光榮天主，救人靈魂，正如宗徒行實上所記的，聖保祿和聖巴爾納伯的事情一樣。

從前有一位聖母聖心會的傳教士，在土木川傳教很有功，他也識得張南二位傳教士的英明，曾說過這些話：「天主降福了土木川這地方，在那裏有最好的傳教士，張公和南公，這兩位司鐸滿懷熱情，和救靈神火，他們爲感化外教人的心，不知該有多大忍耐，不知用了多少方法，在新教友中栽培了許多熱心的傳教先生，這班先生完全學得了他們二位的傳教精神，信德堅固，又熱心，又樸素，喜歡同外教人談論聖教會的道理，這些熱心先生中，尤其是要數着曹老八磔子的蔡大蔡二弟兄二人，大梁上的周

俊，吳松土路的喬英頭，海留素台的田富泰，和常登良，赫城的陸豪，吳家圪堆的陳五，可可的張海玉，太原府的袁大有，同張進德，河北省的劉清泰等等，『這裏我們提出幾位傳教先生的名字，沒有別的意思，不過爲激起我們的心火，效法他們的好表樣罷了。張公在他的邪正理考上說：『本然教友也當熱切傳教，到底大半都少這個熱切，不用說平常的教友，就是在熱心教友裏頭，這樣的熱切也不多見，其中所有的推辭，大約有兩樣；一樣是說傳教是神父的本分，不是教友的本分；一樣是想自己不會傳教。』這樣推辭的話，張司鐸都一一答覆了，又勸教友們彼此聯合起來，在神長指導下和神父一心一意的傳教，凡是熱心傳教的人，要好好體會本章的意思，看看張公和當時教友們的善表，我們也該效法他，努力傳教，光榮天主，救人的靈魂。

第六章

張司鐸辛勤傳教的功效——最後離土木川回西灣子

一八九五年，南司鐸離土木川已經二年多，只剩下張公和他令弟張保祿司鐸二人住在海留素台和可可兩處繼續傳教。一八九六年，土木川已有了七八六名教友，一四三七名保守的，至於其他許多鄉村中，司鐸或先生們也都到過，宣講過道理。其中有個南平村離託城不遠，過了一年，張公再到南平村傳教時，已有三二九名教友，五九二名保守了。他在南平住下的時候，正是藍司鐸（就是後來的藍主教，死於一九三一年）在海留素台任區長，並管理聖嬰慈會的時候。

在南平地方，從一八九五到一八九九年，增加了許多新教友，和新保

守，從這個增加的數目上，就可以約畧看出他傳教有多大的神火了，南平的統計如下：

一八九六——一八九七，教友三二九，保守五九二；一八九七——一八九八，教友三九七，保守一二六六；一八九八——一八九九，教友四二七，保守一二九三；這些教友雖然住在西鄉很遠的地方，却仍年年有增無減。當然這就表現出他下了多大的辛苦，有多大的神火。然而我們也理會，保守的雖然很多，每年領洗的却不很多，爲什麼呢？這是因爲他明智謹慎的緣故。因爲張公主張每年領洗的不求多，却要好的，領洗以前，都得全明白聖教會中各樣要緊的道理。他在南平幾年的工夫，就把周圍七十來個村子傳遍了。每一個村子多少總有教友。這些新教友都是後來每一個堂口的根基，比方沙卜淖，海留素台，可可，南平，什拉烏蘇壕，三蓋（一八九九年成立）等都是如此。張公認這些功效，都是出於天主的降福，天主的大恩，他心裏

實在有說不來的無上欣慰。

這幾年中，張公遭遇了許多痛心事，除了前面我們提起過的那些困難外，又連接死了兩位心愛的人：第一個就是他可愛的母親。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七日，他就動身回公溝涯，第二天十二月八日，就爲母親作了亡者的彌撒。我們不知道他見到了母親沒有，但據他自己說，喪母的大故，使他十分難受，他的母親死了以後，教友們因爲愛張公的緣故，也表示同悲，爲亡者求了許多彌撒，張公的苦，成了教友們自己的苦，他們彼此相親愛，真已達到極點了。

第二個死的，就是巴主教。巴主教一輩子勞苦，出力主持教務，於一八九五年一月五日，在南壕塹去世。張公一聽到這個凶信，不由得感覺十二分的悲痛，因爲主教是他的大恩人，彼此又很相知。他入修院領聖品，派往士木川傳教，都是巴主教任內的事。巴主教死了以後，三年沒有主教。由年

老的計司鐸當代權主教。過了三年，傳信部就簡選方齊衆爲中蒙古主教，原來方公當主教以前，在比國當過十年總會長，如今祝聖了主教，便又回到了蒙古。

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方主教在比國祝聖主教，張司鐸一聽見簡選了新主教，就有說不來的喜歡。祝聖的那天，他也給主教作了彌撒。這一次我們纔看出他的心情，他常常是心境平安，喜歡，另外在長上跟前實在有做小輩的心腸，常顯着喜歡的情緒，表現他和長上，常是一心一意。他深切盼望新主教快到任，更教他喜歡的，是因新主教是他的大恩人，從前他在德行學問上都受過主教的好教訓。他的這些心意，我們可以在他的的一封信上看出來。這封信是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七日他在南平給新主教寫的，信上說：「至可敬的主教，自從我得悉大人被簡爲本區主教以後，我心裏就十二分的慶幸。先感謝天主，因爲他滿了神父們和教友們的願望，

「主，我盼望你，盼望你的人，總不虛所望」盼望的工夫越長久，趕得到了所盼望的事，就越教人喜歡，巴不得我能同你的弟子們，一齊歌唱慶祝你，（歌詞 *Psalm* 從略）羅瑪教宗萬歲！因為他滿了我們的渴望，教宗萬歲！萬歲！萬歲！我把我自己，及我一切所有全託付給你，求你在彌撒及祈禱中記念我！」

小子張雅各伯恭賀

一八九九年，方主教到了西灣子不多幾個月以後，就到土木川一帶去巡閱教務。有一位教士曾講方主教這次到土木川，本地的教友們實在欣躍至極，張司鐸心裏自然也十分欣慰，他說：「土木川是本教區極西的地方，離西灣子一千餘里。主教到了那裏，便在聖灰瞻禮日，受教友們慶賀，二月十五日到了沙卜淖，從沙卜淖到了南平，又到了設拉烏蘇豪。二十日主教又起身往可可，路上經過劉二營子，在那裏打尖，喝了一口茶，又路過

赫城！在那裏休息了一會兒，各處人民都向他慶賀喊着說：『方主教來啦，方主教來啦。』二十二日到了海留素台，從那裏又到了別的地方。這一次主教在土木川行了二百一十七個堅振聖事，至於施了多少哀矜，誰也不知道。在別的地方，教友們都騎着馬，穿着長袍迎接主教，在土木川我們沒有馬，只弄了幾匹驢，迎接主教。主教坐着二騾轎車，走得很慢，這樣，我們都能細細看見了主教的儀表。』

本年五月十五日，神長們在西灣子開會調動衆司鐸，龔司鐸到二十家替藍司鐸當區長。大約也是這一次開會，特把張公召回西灣子，因為按他自己說的，他在八月十六日就離了南平，起身往西灣子去，一八九九年九月八日到了西灣子。張公很愛西灣子這地方，住在主教府裏，還是盡力傳教，教訓本地的教友，他在西灣子最後三十五年中，不住努力工作，也有了很好的效果，他爲同胞全犧牲了自己，他的工作，他的祈求，至死都是爲

「爾國臨格。」這句話。我們可以說「他爲耶穌而生活，也爲耶穌而死。」

第七章

從回到西灣子至邪正理考刊行問世

方主教把張司鐸召回西灣子的命意，是要用他革新發展西灣子修道院。我們知道張公從前在獻縣念過書，漢文很有研究，因此主教叫他在修院擔任漢文教授，使修生們對於本國文學有所前進。要使學生們學業有成就，必須有好教員，所以主教雖然知道他在土木川傳教很好，却以爲教修院生更要緊。因此修院的教員中又添了一位有神火的熱心司鐸，爲修生們有很大的益處。因爲說話但能激動人心，好表樣却更能引人向善。

聖味增爵會說過這句話：「好司鐸實在是一件大寶貝。」

張公回到西灣子的時候，主教公署纔動工建築，還沒有告竣，修道院還設在舊公學裏，他就在那裏和學生們同居，開始給他們講書。那時候陶司鐸當院長，（陶公於一九〇〇年十月去世）共有學生五十人，不多幾年後，西灣子南壕塹，香火地都先後開辦了公學。

一九〇〇年即光緒二十六年，西灣子首先受到了仇教之害，許多教士教友被殺致命，各堂口的教友也都逃散了。本年春天三月裏，張公正在東溝門，該處的當舖就被搶了，地方上發生變亂，但堂裏還沒有受害。不料過了不多時，義和拳越發鬧的厲害了，謠言也一天比一天大起來了，那時有一個比國人姓魏，同他一個繙譯錢先生也到了西灣子。魏先生很通軍事，所以他願意保護教士教友們，因此好幾次預備抵抗義和團。有一次，拳匪們快要來到的時候，河上下忽發大水，一個人也過不來，所以拳匪沒有

進得西灣子。人們都說這是天主的特恩。這一次西灣子沒有被害，是天主特別降福，因為那幾天司鐸和教友們一心一意的祈求天主，教友們共同念經望彌撒，司鐸們也為這個意思作彌撒，所以天主纔保護了他們。

過了這回亂事以後，司鐸們立刻努力招集教友們，使他們又能進堂念經，所以不多幾個月後，張公就奉命到西榆樹坪探望教友們。這樣，他連好幾年，為那個地方下一番大辛苦。一九〇三年，已經有六十多人報名奉教了，可是這善功實在是不容易成就的；一起首，先同那些外教人好好的來往談話，以後纔能慢慢的提起幾句聖教會的道理。這樣，同他們慣熟了，好像做了朋友，纔能正式開教。但張公的神火極大，在一處地方傳教還是不滿意，還要在周圍各地方想法子講道理，同那些小村子的人民來往。他在一本小冊子裏記着有五十來個村子有保守的新教友；他屢次去探望他們，訪問各樣光景，救濟窮人，他的神火實在大，總沒有勞乏的時候，常騎

馬到各處傳教。他的聲名也一天大一天了，在西榆樹坪周圍的溝裏，人們都說他是熱心神父，當他是窮人的父親，因為誰都估計不出，他為他們施了多少恩典。

張司鐸不但給可憐的窮人傳教，也勸化了不少有學問人。在方主教的一封信上，記着他勸化了六個秀才，還給他們相當職分，使他們作教友的領袖。

到底他不能常這樣在外傳教，因為他的本分原是在修道院教書，所以他也不敢忽略了教書的本分。我們提起他那幾年在外傳教這件事，不過表明他救靈神火就是了。我們也可以從此看出他後來的工作，無非是為求外教人的歸化。

修道院也實在少不了他。他給大小修院生講國學，同時他常住在主教公署，也替主教効勞不少，如同主教的漢文秘書一樣，不特替主教寫各

樣的信件，他除了傳教、教書和管理中國傳教事務以外，自己還找一些個人的工作，我們看看這一位天主葡萄園中的工人，是多麼有心火，多麼辛苦啊！他曾寫過以下的三句話說：「我很看重光陰，」——「我要恪盡司鐸的勞苦本分，一天比一天愛盡，」——「我要勉力用全心全力專務救人的靈魂，」——這是多麼熱切的話，其中包含了多少的教訓，這個表樣是多麼動人啊！

聖味增爵曾寫過一句話說：「誰心裏有真正的大愛德，外面也一定發現出來；外表的行爲，表現內心裏的情緒。」

張公就滿懷着這樣的愛德，因爲他愛天主，所以也愛人，愛人的靈魂，他就根據這種愛人的心，寫了許多的書。

他在修道院下辛苦栽培修道生，預備將來當司鐸，還要抽出點工夫，在本地方勸化大罪人回頭，可是修生們或是回頭的罪人們能有幾個呢？

他又想中國這麼大，人這麼多，怎樣才能使他們都聽到基利斯督的福音呢？要做這件事，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從事著述。所以他曾寫過下列的話說：「要叫人明白道理，也能用口講，也能用書傳，但是用口講，只能近，不能遠，只可為暫時，難以傳長久，單是用書傳，纔能傳的寬廣永久。」

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他給方主教寫了一封信說：「我如今已經開始寫邪正理考，我也寫了一些論傳教的方法，我的意思是趕寫完邪正理考的第一卷，再講經文，到底我因為沒工夫，不能多寫，瞻禮二，三，四，六，每天該講書三點鐘，瞻禮七也講兩點或三點鐘，剩下的工夫，我還得預備，又沒有適當的人相幫我，所以我的本分不敢規定，只是這樣安排好，就是少講多寫，如此我寫完這部書，也可以再寫別的書，比方用方言講解問答十誡等，不過主教看怎樣好，就怎樣安排。」

從這封信上看來，從一九〇三年起，他已開始撰著邪正理考了。他寫

這本書，曾參考過許多博學士的名著，其中有辣丁文的，也有法文的。他的大工程和特長，就是能用口外的方言，把這些道理寫出來。

聖味增爵說：『我們要教平常人懂得我們所講的道理，便該用平常的話，用家常比喻講。』這一層道理，我們後面要細細講幾句，如今我們只指出雖然當時一般著作家，以為用民間的土話，總覺得不大方，可是張公却不怕這樣做，而且他所用的，雖是平常話，然而他的用法可不平常。他把那些平常話用得實在清楚得當，不但為愚民，就是為稍有學識的人，也大有益處。他寫邪正理考是為通常一班不全明白邪正真假，更不知道聖教會是惟一真宗教的人們寫的。『棄邪歸正』四個大字，就可以說是他一生寫作的綱領。他用信德的光明，依着天主至真實，不能舛錯的道理，憑着理性逐一推論闡發。以前他也寫過這些話說：『可惜這麼些好人，竟不知真道，不明正理，想起來實在教人心慘，恨不能長千口萬舌，巴不得有雷聲』

電音，把「邪正真假」四個字用理考明，傳徧天下。」

他做事的大目標，就是拯救耶穌寶血贖出來的中國人的靈魂，他很明白聖奧斯定說的這句話：「你若願意知道某人買的東西尊貴不尊貴，你該看他用多大的價錢買的。」所以若是天神們能嫉妒，他們要嫉妒世人，人有能相幫耶穌救人靈魂的福氣，張大司鐸渴望救人靈魂，他就用著作的方法，解除自己的神渴，就是教訓愚民。

在邪正理考一書中，第一分先講敬神；第二分講孝親；第三分大半是講成己；第四分解答第一二三分中所有的疑問；第五分講傳教……都是爲教人自己走上真道享真福。

如今我們且不提這部書的內容，我們要解釋幾個疑難，說不定有人以爲張公在那邪正理考中所用的論証語調，有些欠溫和，傷人顏面的地方。這不是他有意譏笑那些教外人，却是因爲他深信聖教會的各端道理，

用這些確切不移的真理，駁斥那顯明的謬理，有時就不免要有一兩句過激或是坦率的言論了，我們都知道治肉身上的疾病，往往苦藥比甜藥有效驗。俗語說得好：「忠言逆耳。」所以治靈魂上的疾病，有時候也罷不得要用一兩句不入耳的話了。我們該知道他寫這本書，完全是出於憐愛教外人的仁心。他自己說：「這一都書的道理總歸於個『愛』。」

邪正理考有五百多頁，不多幾年後就寫成了，而且他也曾參考過許多書籍，因此我們實在懂不來他怎會寫完得這麼快。

一九〇五年，他決定主意要趕快寫完這部書，但書還沒有寫完，又出了難題了，就是「怎樣刊印這部書？」因為第一分，已經脫稿了，閻司鐸也已校閱完了，書中的詞句也經幾位國籍司鐸斟酌過，一致讚許了。但是要印書少不了一筆大資本，自己沒大錢，所有的一點都已用作哀矜了。他想到來想去，忽然想出一個方法，他說：「人們印照像用日光印，也印的很清楚，

爲什麼不能印中國字呢？」從此以後，他就一心專務試用日光印，結果試驗成功，所以趕一九〇七年，就用日光印法，印就了第一版邪正理考，共印了一百本，就把這一百本分送各處的主教和司鐸們。他聽說人們都稱讚他的這本書，就喜歡的了不得。那時甘肅陶主教會給方主教回了一封信說：

「……可敬的主教，我接了張大司鐸寫的書，寫的真不錯，他該喜歡，因爲他的書實在爲本國人很有益處，而且這本書也的確有保存的價值。況且他的書，要引起別人也用白話文著書，因爲文言書只爲少數人有益處，可是如今因爲有了這本書，凡是念過幾天書的人，都能看得懂，都能認識聖教會的道理。所以請主教代我向他道賀吧……許多司鐸因着張大司鐸的指引，辦好了事情……」

邪正理考第一次出版以後，方主教就給羅瑪聖座呈送了兩本，過了

不多時，傳信部部長就給了回信，內容如下：

一九〇九年六月三十日我纔從聖母聖心會駐羅瑪的司賬神父處接得經您讚許後，寄給我的張大司鐸所著的辨護真教書兩本，披讀之下，十分欽佩張神父努力著作，廣揚聖教的精神，這為中國人當然是很有益處的，因此我也請主教代我轉謝神父的大作，並祝他將來的進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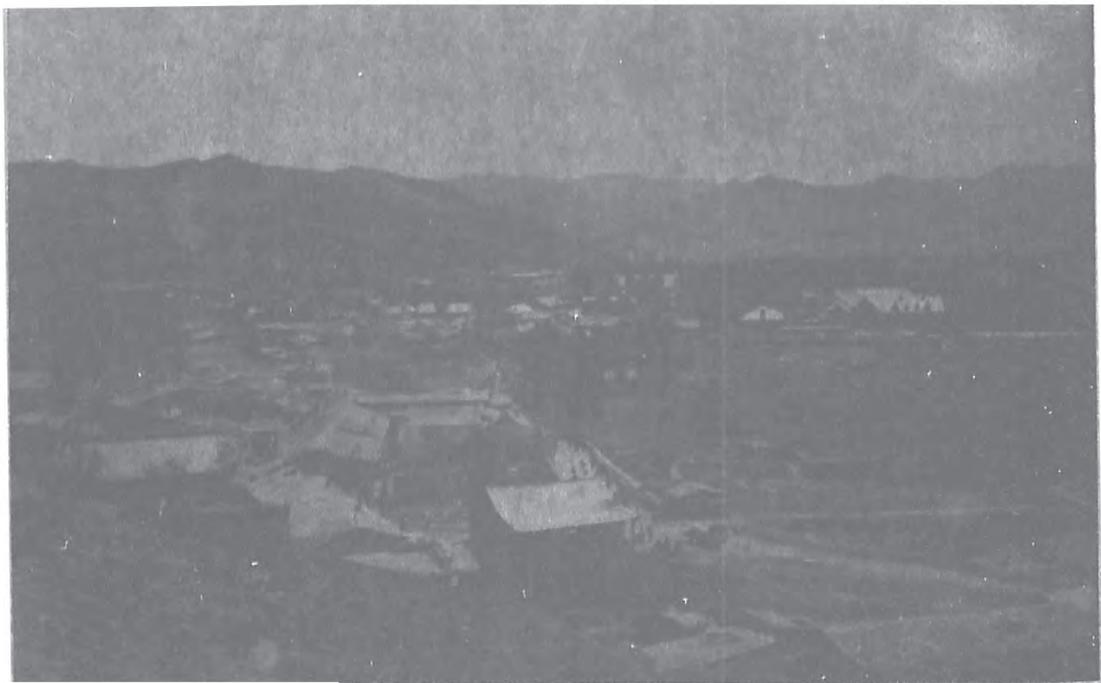
望天主永久保護降福您！

傳信部長樞機主教澳第

雖然有些讀書人不喜歡張公用白話文著書，但他不管別人說什麼，只要聖座和本區主教贊成了，他就繼續寫下去，陶主教不是說過麼：「這部書實在有保存的價值。」果然，邪正理考到如今，在土山灣已經第八次再版了。到如今各處的傳教先生，多有用邪正理考的。



1903年張司鐸受宗座獎章後在自製的動物標本室之攝影



西灣子全村風景

邪正理考到現在，已經複印了七萬本，誰知道有多少人看過，有多少人因爲看了邪正理考才回頭奉教呢？只就這一點說，張公也可算有大功於聖教了，何況從前一九〇三年，他同主教及司鐸們慶賀教宗良十三世時，所有的勞績，已經立過功勳了。

如今張大司鐸已經去世了，我們爲敬重他，記念他，都該看這本充滿傳教精神的書。這本書既然是爲教友和教外人的好處寫的，我們就該按他的意思，用他書中所出的主意，引導人靈，這也可以大大幫助我們，使教友們各自在本地方團結起來，各按照自己過日子的光景，當個公教進行會員，救自己的靈魂，也救別人的靈魂，因爲這是第一要緊的大事情。

第八章

從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八年張司鐸先後出版的各種

著作傳揚張公著作的善舉

邪正理考第一版問世後，司鐸及教友們都十分歡迎，但所出不敷所求，必須再版重印。可是在那裏印呢？這也是個難問題。因為本地方雖有印書館，也印過不少書，為傳教很有益處，（那時，孔司鐸管理印書館）但是要印這樣大部書還不行，所以神長們就委托上海土山灣印書館代印，因為土山灣印書館很有名，大大的幫助了傳教的工作。他們也就答應了給我們代印。

因此張公就在修道院少上幾堂課，趕緊再把邪正理考好好整理一

下，同時又參考了別的書籍，這時候，他又編成一本邪正理考簡言，至於他爲甚寫了這本簡言，容我們以後再講。一九一一年冬天，邪正理考便在土山灣出版了，不滿三個月，就賣出了一千多本。後來西灣子主教勸勉教友給親友們多多分送這部書，以後幾年中，張公就有閒工夫，所以這幾年，可算他著述最多的時候。

現在我們還不提他，所編的各種書，並出版的前後，先說幾句他專務讀書的精神。他實在是個埋頭苦幹的人，就因爲他有這種精神，所以他自己常有不少應加討論的新問題。自從他一到西灣子，他自己就規定一個每日工作的程序，且也很嚴密的守好了。他所定的次序，和讀書的時間從來沒耽誤過，故此除了編書外，有了工夫就專究高深的道理，（神學）講求聖教會的教義，預備講道理，又溫讀倫理學預備聽神功。此外，他也研究聖教的典禮，儀式，和聖教法典，把修道時所有不曾讀完全的課程私下補

全了；直到一九三三年，（據他自己說）纔把聖教法典最後的一編「論訴訟」研究完畢。這些書不是很有興味，所以我們不難想見他研究這些功課該有多大的耐心呢？

然而他念這些書，是因他以為神學是司鐸所必須明白的；再則，他自己通達後，也可以給別人析疑解惑，而且這樣，也可借以躲避念別的爲司鐸沒關係的閒書，加以他所看的書爲他的編書工作也大有益處。可是他做這些事情的主要意旨，我們從他自己的說話裏，就可以看出來，他說：「有時候，我在屋子裏依題寫作的時候，若是寫不下去了，我就快出去，到聖堂裏在聖體跟前跪一會兒，求耶穌相幫我……」故此，我們知道聖體內的耶穌，就是大張神父的教師，後來我還要說他怎樣同聖體內的耶穌結合，怎樣依靠聖體，求吾主的助佑。

這裏我們不妨看一看，大張神父在西灣子的時候，前前後後寫過些

什麼書。除此以外，他還屢次在獻縣或北京的報上登一些稿件，却不具名，所以我們也不能確實知道他寫過些什麼稿件。

他所著的書爲易於廣播起見，多在上海土山灣印行，這些書的目的和精神，都和邪正理考大同小異，如今我把他寫的書按編著的先後，開列如下。

邪正理考

一九一一年（第二版）（創作）

邪正理考簡言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創作）

查教關鍵

一九一八年（創作）

真教大益

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創作）

人生要務

一九一四年（譯文）

真教最要

一九二三年（創作）

那幾年的工夫他在西灣子也印行幾種小書，爲導引教友們修德熱

心。

論聖體聖事的書有：

領聖體正義（譯）

每日神糧（譯）

講解經言的書有：

早晚課俗言（牛著牛譯）

要經八端俗言（牛著牛譯）

默想省察二問答

論道理的書有：

聖教財務（牛著牛譯）

分辯教會教產教士（著，土山灣出版）

又爲指示修道院的學生們用羅瑪字母注明中國字音的方法，著有「音字簡法」一書。

最後一九三一年張公已經七十五歲了，那一年正是教宗比約十一世晉鐸金慶，普世信眾同伸慶祝，他乘這個好機會又著了《論聖教會教

長之權位恩寵及屬下者之本分。一書用石印出版。

接張公一生辛勤著述，已屬有功，一九三四年又有一部創作，定名《立功簡法》。無奈他年老病弱，有願難償，書還沒有寫完，他已去世升天了。他一生所有的立功的志願，和他所用立功的方法，就此失傳了，真是可惜之至！

我們知道他傳教的神火真是大極了！爲廣揚聖教，著了好些書，好教人人看得懂，學得會天主的道理。然而許多窮人無力購書，這怎麼辦呢？爲補救這一點，他就寫了邪正理考簡言和別的幾本小書，編這些小書的目的，據他自己說：「因爲大半都是財力不足，這部書大不能多分散，如今寫這一本小書就爲多施散。」這種寫小書的方法，他看去還是不通行，因爲有的窮人連小書也買不起，而外教人又不樂意買聖教會的書。他自己又寫道：「到底書也難傳遍，因爲沒有錢的不能買書，教外的人更不知道購

閱，這些教理書，這樣傳教的書雖多，有的益處很少，「爲解決這個難題，他就極力的提倡「送書善功」，他認爲這是破除一切困難的惟一方法。因此他又曾筆述說：「如今擬一善法，盼望能多得益處，此法卽「送書善功」就是把收得眾位熱心人的獻儀，多印傳教書，爲送人看：全作贈送，不分那一教門的人：只要肯要：肯看：全喜歡送。」

張神父爲這「送書善功」把自己行哀矜剩下的錢都用完了還不夠，還得找人幫助。他把用錢做送書善功的益處，和直接傳教的益處，做個比較寫道：「用十吊錢相幫奉教，或用十吊錢送書，平均合算，看那一樣的益處大，十吊錢能傳幾個人，十吊錢的書能傳幾個人，錢是一用就完，書能傳多少年代，多少地方，能有多少人看？」

方主教也很贊成這個善舉，又勸勉教士們多加贊助，並親自擬定襄助的辦法如下：

(一) 宣傳連在堂裏講道理的時候也可以提起這善功。

(二) 向教友們求捐助。

(三) 收集或滙送捐款。

一九一九年光大主教蒞臨中國巡察教務的時候，張公也和大主教提議這個善功。光大主教大加讚許，並說：「此善功會大約能成，」且忻然樂許，將在羅瑪奏陳此舉。

張公早已心裏打算，在上海公議會提議這個善功，所以給羅瑪傳信部修疏一件，說明自己在這個「送書善功」上，抱有很大的希望，因為那時他已曉得，這個善功大有功效，而且各方也很贊成，連上海土山灣也肯慷慨相助。一九一八年六月七日，耶穌聖心瞻禮，總計為送書善功已經化去八百四十四元了，分送出去的書已有好幾千本，所以他就預備再印一版，還通知各處有願意要書的趕快來訂。

這樣善門大開，誰想看聖教道理書，就可不費分文隨意取閱，那是再便宜沒有了。傳教的神職班用張公的書傳教，這時他自己却隱居在修院中，專務祈禱，因為他知道傳教化人是超性的事業，全靠人力是辦不到的，還該加工祈禱。所以他定下趕耶穌聖心瞻禮就開始重印，奉聖方濟各沙勿畧東洋宗徒爲本會主保，勸教友們同他一齊祈求。他說：「此送書善功，既爲榮主救靈之大事；盼望眾位同教同志之教胞，同意的同求全能至仁的天主，成就振興此項善功。」

可惜這樣有心火的司鐸，遇的機會不巧，不能完全實現他的希望。那時，不能像如今一樣，許多人從事出版事業，努力於文字宣傳，各處都用刊物作爲傳教的大輔助。當今教宗也極力的提倡公教印刷事業。用這種方法，來傳揚聖教的確是最合時勢，極有效力的方法。

張公著書立說，傳揚真道，他的書散布全國，得到了很大的效果，如今

我們集一個目錄，看看張公的書，在上海土山灣前後出版的，一共有多少，再看看著書傳教，有多大效驗，能傳多少人。

邪正理考

七萬本

邪正理考簡言

三萬五千本

查教關鍵

一萬五千本

真教最要

一萬五千本

真教大益

二萬一千本

人生要務

二萬五千本

分辨教會教產教士

八千本

看到這裏，我們可以說張公雖身居塞北，度了三十年隱居生活，然而他做司鐸做基利斯督代表所表現的精神，非但毫不減色，且更在榮主救人的大事上，建樹了大功業。聖味增爵保祿曾說過：『教友的靈魂救得救』

不得，全在乎爲司鐸的熱心不熱心，有心火沒有心火，……『種子已經撒在地上了，……然而還得更往遠處撒，……我們要飲水思源，不要忘了撒種子的人。』

請看張公傳教的心火有多大，給我們立下了多好表樣，快起來打起精神，效法他吧！

大張神父實在不愧爲一盞明燈，我們要傳揚他，把他放在燈台上，好教大衆人見了他，讚美天主，因爲天主在誠樸的張司鐸身上辦下了大事。

第九章

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三年

前章我們講過張公那幾年專心著述推廣出版事業，可是他也並沒有忽畧了當教士的本分。他自己定下了日常工作的程序，始終恒心遵守

着，他的德行不在辦就了大事業，却在恒心善度每日的職務，三十餘年，始終如一，這就使我們看出了他真有司鐸的精神，有司鐸的生活。

一九一八年因爲歐洲大戰的影響，外籍司鐸來華的不多，現任的神職班，事務紛繁，因此張公又兼任了別的職務。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日方主教頒發給他的委任狀內稱：「可敬的張雅各伯司鐸，我們現在議決，委任你爲嬰孩院及該院所有學生們，並本地貞女們的神師。」所以我們知道他除了給修道院聽神功以外，又接了嬰孩院神師的本分。過了幾個月，方主教又給他加了別的任务，就是相幫西灣子本堂于公管理西灣子區並四鄉的教友，也給教外人講道理。這個新職分爲他也不算什麼，因爲他向來就相幫本堂司鐸了：每天打早做完了彌撒，就聽神工，下午降福後，再聽神工。從此以後，他因年老就難得出外傳福音，但他常在本處講道理，給司鐸們幫忙。

這個職務，張公盡了終身。至於他日常做事的次序，且待我們後來再講，如今先提幾件他在那幾年內辦過的事情。

一九二十二年，張公前往北京，襄助籌備上海公會議。羅瑪傳信部因爲他著的聖書，早已知道他的大名了，這次他又去襄助籌備上海公會議，對他更加重視了，因此，在上海公會議開幕前幾個月，傳信部長王勞松大樞機，便親筆加給他一個「宗座傳教士」的職銜。那委令是辣丁文，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一日發自羅瑪，其原文如下：

傳信部秘書長及本傳信部任西灣子傳教區張雅各伯司鐸在該管主教指導下爲「宗座傳教士」

傳信部長樞機主教王勞松

本年四月十三日張公回呈謝委，原文如下：

至可敬的樞機主教：

主教加給我這無用之僕「宗座傳教士」的名銜，又賞了我許多特恩異典，罪僕感恩無際，爲主教這樣的愛待，實在無法報謝，只好除爲主教祈求舉祭外，一方面鼓吹教友們相幫傳教；又一方面我自己要極力的另外利用「送書善功」，多多分散傳教書籍：這就是小子對大主教所能有的小供獻，匍匐足前，求賜親權，並懇於祈求及舉祭時多加念及「送書善功」。

察哈爾西灣子教區神子張雅各伯拜覆。

這一件回書又給張公的行實，開了一個新紀錄。回書中給樞機主教許下的兩件事，他勉力實行以至於死。一有機會，他就去相幫本堂司鐸聽神功，每年平均聽一萬二千多人告解；他又時常講道理，寫書信，勸勉教友學生們熱心進德，又用自己的錢和多餘的東西，變賣了，做「送書善功」。

一九二四年正月二十日，他又上書宗座代表剛總主教，對上海公會

議，有所伸論，畧稱：「我相信天主要實現聖座的希望，圓滿結束這次公會議，其他的主教們及司鐸們，因天主聖寵的光照，在大主教指導之下，參加會議，力謀公教在中華進展，並引導東方民族的生活，向光明的目標邁進。」

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宗座代表剛總主教，下了召集會議的命令，五月十五日，便在上海徐家匯聖依納爵大堂舉行大會開幕典禮。西灣子藍主教和省會長石大司鐸並張雅各伯司鐸，先期於本年五月五日起程，往上海參加大會，他們到了張家口搭火車的時候，西灣子送行的信衆，眼見張公歡欣踴躍的登程赴會，也各自興高彩烈。張公此時雖說比平常穿戴的稍體面些，教友們還是不滿意，因此特爲他買了一個上等皮箱，爲盛路上應用的物品。這樣，他們經過北京天津五月十一日到了上海，下了車，就在聖母聖心會的賬務處下榻了，開會的那幾天中，也沒有遷居他處。

五月十五日大會開幕，會中張公任大會主席的神學顧問，兼秘書，會中國籍神職班之負責者共九人，張公之職責最尊重，因此開會時也算他最忙，比他在西灣子還忙。他該翻譯各項公文，以及連帶各問題的文件，又當審查會議中第一、第四本所規定關於信德道理各條款，設立學校，公教印刷事業，翻譯聖經，統一經言要理等問題，這是第一本的大綱目。第四本專論傳教問題，比方傳教的主要方法，講道理的方式，栽培傳教先生，設立公學修道院，和訓誨保守教友等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他早已研究過了，很有經驗。他在大會中所擔任的職務很光榮，他也很滿意，因為這樣他能在大會中爲聖教廣揚，効力。六月十二日，大會閉幕後，他又在上海住了幾天，參觀全市的名勝及陸伯鴻所開辦的各種慈善事業；十九日，從上海起身，經過天津，北京，高家營子，末了於六月二十六日回到西灣子。

大會畢後，張公收到一件大會紀念品，就是大會全體人員的合影，在

這幀攝影上，有宗座代表，各區主教，司鐸，修士們，都佩帶着十字章，但佩勳章的只有他一人，他是聖教會的功臣，也不愧在眾人前佩帶自己的勳章。

這張照片，張公常在眼前掛着，又親自在上端題了幾句話，爲表現他對於大會所有的感想，爲教衆人知道他對於大會有什麼情感，有什麼熱切的思想，我們如今把他在這幀照片上題的話記出如下。

「此像乃一極有益之大記念，第一：記念天主賞賜我們中國連聖成的同代權的，並代理的，能有六十多位主教，其中還有兩位代權的中國主教，這些主教們，爲我們不單是常肯捨財捨力，捨命，而且在會議時，把我們放在自己心目之間，而商議中國聖教的大事，全是爲我們的益處，我們該如何的喜歡，感謝代禱，以盡吾神子孝愛之情。第二：記念聖教會爲有關係的事，從宗徒們的時候，就是商議的辦；爲做公議雖然是主教們的本分，到底平常還要用神父們幫辦，除了公議

以外，主教神父們爲自己本處的事，也多是商議的辦。這樣上下相和，彼此相幫的辦法，我們也當效法，無論公項家務，皆當同心合意，謙和忍讓，商商議議的辦，這樣纔容易得天主的降福，纔容易成全各等的事。第三：記念此次在上海會議有各國，各省，各會的主教神父聚在一處，有教皇的代表，剛總主教爲議長，主教神父們隨議長的指引，全是一心一意，相親相愛，大現聖神的神火，神光，神力，神智，而能順當成此大會閉幕之日，剛總主教惟有再三的拍手高歎，現其無言可言的歡心。可見這個一心相愛，不但是最有益的，而且還是至要緊的，我們都是天主的義子，耶穌的肢體，聖神的宮殿，全如一身一體。耶穌立聖體後，懇切祈求聖父，賞賜我們彼此合一，至於如同耶穌同聖父那樣的彼此合一，如今看此照像，若肯一並記念耶穌此端無限愛情之祈求，而體合之，則能有無窮之大益矣！

議長顧問張鐸題

張公從上海回來以後，又過起他那簡樸的生活來了，有暇便再校閱自己舊作，並用日光印，印一些小單子，爲勸勉教友們或學生們熱心，另外有個單子，每年贈給培華女校畢業生，當作他在校講道理的紀念品。有時候他也贈給別人，好像是要在他死後給人們留個紀念一樣。

其原文如下：

「爲作紀念，最有益的記念，是道理。如今在幾樣要緊的道理上，少提幾句。

信德：信德是人超性的眼目，爲辦本性的事，要緊用肉眼，爲辦超性的事，更要緊用信德，所以教友當在信德裏生活。

望德：用望德不單是能得天堂，更能得天主，天主說過：「吾就是你的酬報，大的了不得，」看這個望德關係有多大。

愛德：愛德是靈魂的生命，有了愛，別的德行都活了，沒有愛德，各

樣德行全死了，愛德教人像似天主，結合天主。並且叫人成聖人，所以保守愛德，加增愛德，是最要緊的。

愛主：天主愛我們的愛情，是無邊無堰的寬廣，是無始無終的長久，是超過萬物，是無底無止的深厚，吾們該怎麼樣以愛還愛。

愛人：愛人同愛天主。是一個德行，是一個誠命，領過洗的人是天主的義子，是耶穌的肢體，是聖神的宮殿，所以愛人同愛天主是一樣的要緊，是一般的尊貴，是一樣的功勞。

謙遜：吾們人，全是空虛盡無，犯了罪更是可輕慢；所有的全是天主賞的，所以當全歸於天主，絲毫不可歸自己。

受苦：耶穌救贖吾們，是用苦救的，吾們想救靈魂，也該用苦纔能救，世苦全是天主賞的恩典，所以全該安心承受。

善功：吾們人救靈，全憑靠天主的聖寵，這些彌撒，聖事，祈求等善

工，就是得聖寵的法子，所以不該耽誤這些善工。

躲避罪機：人免犯罪，是聖寵的相幫，不躲避犯罪的機會，難得聖寵，不免犯罪。所以天主嚴命人，躲避犯罪的機會。」

一九二九年，集寧國籍教區劃分的時候，他甘心留居西灣子度他的晚年生活。趕張智良主教到西灣子那一天，他好像過大瞻禮那樣喜歡歌唱，因為他見本地神職界升至主教位置，不得不喜歡。以後趕樊主教從羅馬回來到西灣子的時候，他更喜不自勝，因為樊主教正是他的老徒弟。所以樊主教到西灣子那天，他親自騎馬出去歡迎，一會兒，便見兩匹馬飛奔而來，馬上不是別人，正是樊主教和張公，這是他一生最後一次騎馬。一位七十七歲的老神父，竟單騎往迎集寧教區的主教，接到西灣子，這自然也是一件有興味的事。當時他也代表國籍神職班給樊主教念一篇頌詞：

「至可敬的主教：在您這個大慶辰上，我們本地神職界，本當開

個盛大歡迎會，我們是力不從心，至於美妙的辭，一來也不十分緊要；二來謙遜的主教也不要求，而且我們也不會作。只有我們所獻的禮物，盡我們的力量能獻什麼就獻什麼，在靈魂方面祈求作彌撒，我們早給主教許下了；至於肉身方面的供獻，我們既不在一個教區，所以無法直接相幫主教，所以只好間接的相幫，第一：我們要共同爲外教人歸化努力，爲這一點我們奉獻主教邪正理考一百本。第二：我們要努力使教友和主教神父合作，爲這一點我們奉送主教論聖教會教長之尊位恩寵及爲屬下之本分三十本。這便是我們的一些小禮物，請主教笑納，並求賜親權。

西灣子國籍司鐸同鞠躬

以上是張司鐸對於集寧教區的兩件事。

張公的外表十分樸素，他每次到南壕塹，長上總怕他在路上受冷受

餓，但他回來的時候，總是很有精神。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他寫信給某同志說：「我在七月初要到北京去治病，因為這幾天又害了瘟氣，若是在醫院裏，就是治不好，至少也能養一養。」因此，七月裏他便往北京。他雖然不信任外國藥品，却願意教大夫給他診察。過了幾個主日，他從北京回來，不時大聲給人們說：「大夫說我沒有病，」他在炎熱的夏天，如同年青人一樣，騎馬從高家營子回西灣子，回來後還說自己一點也不乏，這時候他給人們寫信，還常說自己蒙天主降福，雖然年老，還是精神康健，照常盡本分。請看下邊這封信就明白了：

「可愛的神子薄德金知悉：吾蒙天主之大恩，身體無病，諸事平順，五官四肢，飲食盡職，尚不覺老，行路上坡亦不氣短，所盡之職就是管理修女院嬰孩院並內外學生一切歸於靈魂之事，聽修道士與教

友之神功，並充主教秘書等職，雖常有意寫書，然常不得空閒，此處除西灣子以外，常不斷受土匪之害，本西灣土匪雖不敢來，然近日常有軍隊駐紮。近年已亡之中國神父，就是老姚神父、老樊神父、老南神父。多默樊神父在集寧教區，若翰李神父、斐理伯畢神父，並若瑟畢神父。在西灣子教區共有中國神父十位。在西灣有張尹、李任、何樊六位，在大團圖有喬神父，在六號有二張神父，在南壕塹有靳徐二位。今年還能聖三位。在集寧教區的老神父，有安德肋李神父，在聖家營子，若望張神父在張泉鎮，彌厄爾張神父在土城子，巴爾多祿茂趙神父在官村子，多瑪斯趙神父在井溝子，大易在彌力蓋圖，二易在哈啦溝，三易在紅根兒圖，劉神父在香火地，暫在玫瑰營子。若瑟樊神父在聖三瞻禮，在羅瑪府要領教皇親手祝聖主教的禮，法比盎張神父在黃羊灘，雅各伯姚神父在修道院，當院長，瑪爾谷李神父在十八蘇木當文化

學校的院長，其餘年青神父吾也不全知其所在，別無新聞，求天主降福爾等神形永安。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三十日

雅各伯張鐸覆

雖說如此，到底年老的人是衰弱了，屢次現出疲乏的樣子，他自己有時也說，自己夜間差不多不能睡覺，到日間工作的次序時間，仍舊嚴守不變。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是張公的主保良辰，所以他十分喜歡，同別的司鐸們一齊歌唱，石主教也向他進了幾句恭賀的話，大意謂：『今年我們很榮幸，過三年能慶賀你晉鐸的金慶了，所以我們一齊感謝你的主保聖人，我們也要爲神父多多祈求，希望神父在我們當中多活幾年。』

但是他年老病弱，一日不如一日；他覺着病勢稍重的時候，曾寫過一封意思深長的信，信上說：

「賢姪知悉：爲汝父母之靈魂病苦，吾自不忘爲之祈求，望汝父

之靈魂早升天堂，汝母之病苦迅得痊癒。然當隨天主的聖意。蓋此世乃贖罪立功之地，無苦不能立功，亦難贖罪，更難分耶穌苦難的功勞。所以盼望天主或賞我們病好，或賜我們忍耐，全當隨天主的聖意。至於人之生命有長有短，但是爲我們是長好，是短好，天主知道，我們不知道，若是至老守規修德，自然是長命好，要是先善後惡，犯罪受罰，一定是早死好！在地獄裏有多少罪人，前半輩子守規矩，後半輩子犯了罪，下了地獄，爲他們不是早死更好麼？天主要早收我們的靈魂，總是爲我們的好處，所以該全心仰合天主的聖意，求天主降福爾等神形永安！

伯父張鐸復

如此直到一九三三年年底，他不知不覺，一天不如一天，不能再講道理，也不能在培華女校講要理了；自此以後，他再不出主教公署了。

第十章

張司鐸在西灣子時日常生活的一斑

把可敬的張司鐸每日所作所爲並日常生活的程序，簡畧的報告一下：我們相信這一定是大家很歡迎的。以前，對於張公的功績，雖已敘述了不少；但他的嘉言懿行，足爲後人取法，而爲我們所不知道的，亦復不少。如今我們且按着他每日工作的秩序，畧加伸述。因爲他多年來服務西灣子本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每日工作的秩序，常謹守不變，不拘有何事故，亦不能使他更易，尤其是當他晚年時節，他更小心翼翼，不敢踰越。

他委實是我們的時計鐘，給我們報鐘點，做我們日間行事舉行神功的醒鐘，他在主教府稱委叩鐘之職，一到定時，叮噹作響，使鐸曹齊集一處，舉行神業，數十年如一日，欣勤盡職，引人舉行敬主愛主之事。

在鐸曹的日課經上，夜課經中。有這幾句話：「終夜清眠，精力已恢復了，勿再戀戀牀褥的溫暖，却須快起，主今日的言行，全以爾爲肇始。」

依着這段經文的意義，張鐸每天很早就起了牀。夏季在四點前，冬季亦在四點半前，以後就歡欣鼓舞，把自己一天的事功，奉獻於天主，「吾主將我所念的經言，並向善修德的努力，我的辛苦，我一切的事功，所思，所願，所言，所行，無論憂苦喜樂，都奉獻給你，求因無原罪聖母的介紹，並看你的功勞份上，收我所獻！」以後，張司鐸纔穿衣洗面，不論冬夏總用冷水洗滌，且從不使用肥皂；隨後便急忙進堂，照聖母聖心會的經本念早課，並端跪聖體前行默想神工，他那一種虔誠恭敬，收斂心神，契合主旨的熱情，教任何人見了，不能不嘆羨。默想罷，接着就拜苦路，並悲痛衆人的罪，尤其是司鐸們的罪。以後，時候到了，他就去打鐘，因爲他人尙在就寢哩。待衆人起後，他纔到主教座堂舉行彌撒聖祭，行祭時應啓發的善念，他都留心記出。他

從更衣所走到祭台前，登上台階時，我設想他如同從加爾瓦畧山下，要舉步登山一般。他對彌撒聖祭和聖體聖事，是極度虔敬的，這在他每日熱誠舉行聖祭時就可窺見一斑了。他每日做彌撒非常早，這樣可以使那些有事纏身，不得與晚祭的教友們來望早彌撒；彌撒後，就坐在神功架上候人來領洗滌罪污的神恩，聽罷神工，纔回去進早膳。念日課經司鐸的全份日課經他都在聖體前恭誦，而且從來不立不坐，總是雙膝端跪着。他這樣做，大概是效法他的主保聖雅各伯的表樣吧！因此，他的膝蓋漸生了病；但他雖在暮年，每在堂中，仍願跪在一個櫬子上，不肯坐着，這準是表顯他在天主台前謙卑自抑的心情。以後他就進房中，或讀書寫字，或著書立說，或做些手工，有的是教友們求的，也有是長上命的，如準備稿件，修理鐘錶等等。午前他還要屢次手拈着念珠進堂念經，或爲得聖衣大赦，或爲求得聖寵相幫，好善盡難一點的或是有關係的本分。到了十一點鐘他就往方濟各

修女會主辦的育嬰堂做聖體降福，並撤供聖體。（按該會會規，早晨彌撒後明供聖體到此刻）降福後，慣常就給許多嬰孩付洗，等到十一點三刻，他已回來了，打鐘齊集司鐸們，同進小堂，做省祭，並公念日課經。

午飯後，或在園中散步，或與其他司鐸們共同散心片刻，便去歇晌，及鐘報兩點，又在堂中誦他的日課經了。

一主日內，好幾次午前爲男學生講解要理，午後聽嬰兒或女生們的神工；鐘鳴四下午，便到修院堂中，恭與聖體降福，按公每度朝拜聖體，或與聖體降福，常分爲二事，以表謝主之情，一爲建定聖體大禮，二爲設立神品聖事。修院降福一完，他便急急跑到主教座堂，再與聖體降福，並聽教友們的神功，到了六點三刻，又復鳴鐘報告念聖書的時刻已到，七點既響，再度叩鐘，大家皆來用晚膳，晚餐既畢，憩息片刻，及鐘報八點十五分，又鳴鐘召人進堂公行晚禱；以後便退隱已室中，或跪地久禱，或恭看聖書，並預備下

次默想題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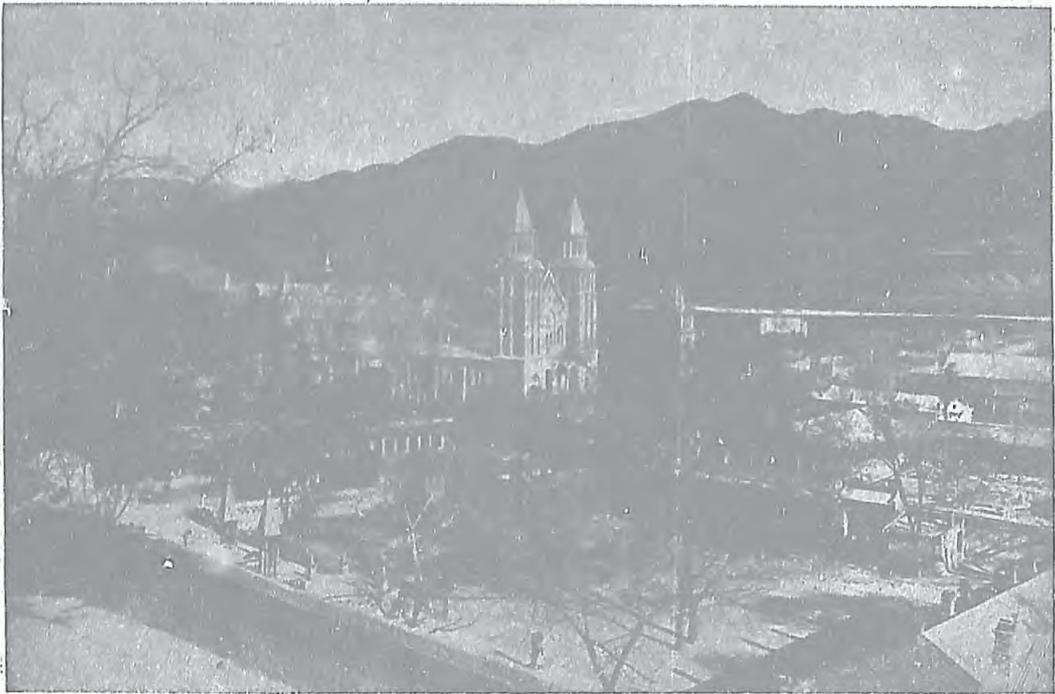
每日就寢前，必要預備善終，細察一日中的行止，有了過失，就發痛悔之情，張司鐸常如此結束他一天的生活。

從上面很簡單的記述中，我們已可看出這位熱心司鐸每天的首務就是祈禱，他一日中諸般事項，全用祈禱精神來貫澈。他的一位相知曾寫過這句評語：「他說他的一切動作，都是用熱心誦句浸過了的。」他自己也會說：「爲得不拘什麼恩典或是助佑，我常去求耶穌的。」從這一處到別一處，比如上飯廳，他總是一手拈着念珠，上下嘴唇不斷的微動着，他正在念經呢。

這種日常生活的程序，不是大家都可以效法的麼？果然，我曉得教一總人都這般循規蹈矩，絲毫不亂的度着這種生活，那實在是難能的；但我們對這位始終謹守定章，從不苟且度日的老司鐸，能不佩服景慕麼？若然，



張司鐸著作成功後之攝影



西灣子新大堂外狀

則我們日常行事，在天主前如何交代，能不翻然自省，仔細考量一回麼？我們一日間常行祈禱麼？我們做事有活潑的信德麼？如果我們真能效法這位忠實的司鐸，勤謹行事，善度一生，則不但能立大功邀厚賞，更可得許多大赦，救若干煉靈，歸化許多罪人咧！

這些都可以提醒我們，激勵我們加倍愛慕天主，更因愛慕天主而專務愈顯天主的光榮。

第十一章

愛爾近人——張司鐸對人的愛德和神貧之德

在本章中，我們試從他的日常生活中，進一步認識他的內心修養。不過爲更容易，更仔細窺測他對天主，和對人的愛德修養起見，我們不妨先看看他在上司前，同儕司鐸前，和教友教外人前，爲人是怎樣。正因他有這

愛德，才教他變成了一位很窮很窮的司鐸。所以末了，我們還加上一章，論他神貧的文字，耶穌在建定聖體那晚上，曾向宗徒們發表過的那段訓話，我們都是曉得的；「外人因了你們互相的親愛，就會認出你們是我的信徒。」但是這愛德，因着對像的不同，就會有種種不同的表現方式，愛德對於上司，便是服從聽命與恭敬；愛德對於同儕，反映於善表，善言，肯爲人代勞犧牲；愛德對於屬下，或其他諸人，無論相識與否，教友或是教外，則在尊重他人的利益，或爲他人代謀福利，並視其人的身份，環境，加以相當的敬禮。

正如聖味增爵所說：「愛德是超越人本性力量的一種愛力，他會使我們彼此相愛，猶如手足弟兄，並且以耶穌之愛爲愛，就是使人在世成聖，成賢，在天永爲真福之人。」張鐸不是也會明白吩咐過麼？「我努力效法耶穌那般的愛同人。」

張鐸一生所表現的種種愛德工夫，在在令我們歎美不置，他那種愛德，超性的愛情，委實是他司鐸心中蘊蓄的一團熾火，基於愛天主之德的熱情，我們可以用聖保祿的一句話總括說：「天主的聖愛在催迫我……好把衆人都爲耶穌收攏來。」

張鐸對上司所表現的愛德之情，在前幾章裏，我們已可畧見一斑了，至於他爲我們後人遺留下的對上司所有愛德芳表，只不過是他恪遵他的素志而已。集寧樊主教講這件事，有如下的証語：「他的座右銘，是我的志願，且成了我們上司們的意願。」

他的聽命，純粹以信德爲出發點，視長上爲天主之代表。

上司的意思，卽是天主的聖意。在他的內修日記中，有這幾句話：「我聽命要聽到家，在不拘什麼煩難的事項上，卽或與我個人的意見完全反對，我亦完全聽命，不假借詞令，托故推辭。我決不要自由，在疑難當中我要

尋求導師，服從他的命。」他不僅把一切世事，世物棄諸度外，更進一步，把一己的意願也犧牲了，把長上看做天主爲他遣來的代表，恭聽他們的命令。這是我們都曉得的，凡做過他上司的，也都同聲作証，証明他這聽命的精神，像他這樣恭順，爲上司的真是莫大的愉快。不拘託付他何種事件，比如草擬公文，或記錄其他要事，不拘任何職務，他無不全合長上心意，謹遵不悞，凡他個人有所作爲，亦非先徵得上司贊同，決不擅自行動。因此，上司們，都極端信任他，常與他磋商機密要事。張鐸亦從不辜負長上對他的信任，凡屬不可公開的事情，他常守口如瓶，事情一辦過，卽已忘懷，再不提及。我們知道凡是批評上司，或妄談上司們的是非，以及不論有損長上威信，或對長上失敬等事，他都極端反對，自己也絕不道及。要是有人把這些事情向他探問，他總是千遍一律的答復「我不知道，」言外的意思就是說：「你不該問這事。」而且他不但對現在的上司是如此，便是對已故的長

上，亦復如此。

張鐸不僅對上司服從，敬愛，對儕輩司鐸，亦毫不減其謙誠，和悅的態度。他的一舉一動，皆足爲儕輩取法，則效。這種友愛精神，亦復發源於他熱烈的愛主的超愛。對司鐸們的友愛，他曾這樣定志說：『我定志努力，不拘何時，何處，爲衆人樹立善表，特別爲司鐸們。』又說：『我在外表上，要常發和悅的樣子。』他爲司鐸們立的最好表樣，是幾時有司鐸求他幫忙，他總是一口應承，從不推辭；不拘什麼時候，什麼事情，或行聖事，聽告解，抄寫文件，或不拘有何種困難，求他指教，他總是和顏悅色的盡他友愛之情。據說一次，他在西灣子四鄉行聖事，因爲是冬天，氣候嚴寒，回來時，別人在他屋中生起了火爐，不知怎的失了火，把他衣櫥裏的衣服，盡行燒掉，却幸他的書櫥，毫未受損。這件事一傳出去，西灣子合屬的教友，都給他送衣服來。這樣，張司鐸能穿比從前更好的衣服，不拘誰見了他那種生活狀況，或是見他

在作熱心神工時，那般端莊的容貌，無形中，就感受到被他吸引的一種引力。

張鐸爲我們樹立的那熱心服務喜歡爲同人代勞的善表，前面我們已畧提一二，此外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就是無論過什麼瞻禮，他常要有點動作，或講演，或唱歌，或別樣慶祝的表示，特別是遇到了聖母聖心瞻禮，他獨自一人，必要代表衆位國籍司鐸，向聖母聖心會的司鐸們致賀意，並在大堂中演講聖母聖心的道理。

我們現在保存着他的幾篇歌詞，有的是爲慶祝集寧前任代牧張智良主教的光臨，有的是爲恭賀本區石德懋主教的陞任，他的歌詞，固多重複，但語意常相機改變，帶些滑稽，求全體樂融融，歡天喜地的過瞻禮；有時還教司鐸們喜歡，學做各種鳥語，獸聲，或手提小鐵籠白毛耗子去助興，他那種友愛精神，天真活潑，真使全體趣味橫生，樂也融融！自來我們西灣教

區，中西鐸曹間團結，友愛的精神，非常飽滿，而張鐸對此，亦特別滿意，且不時努力自効，以求永久保存，而增進此友愛精神；衆神昆聚首一堂，精誠團結，和樂且耽，何其美且甘哉！這是張鐸所引爲極快樂，也極注意的事，他每逢慶日良辰佳期聚會，載歌載詠，不厭其煩，直到暮年，亦復如此。

張鐸的愛德，不限於司鐸儕輩，這小小的範圍中，且更推而及於一總的信友。他爲教友犧牲的精神，真是一言難盡，憐貧濟困，有口皆碑，教友等，因此亦對他極表敬愛。張鐸在他內修日記中，對於勤修愛德一端，亦曾有所記載：「我要努力取效耶穌那般愛人。」「我總不以人有缺欠就藐視他們。」「凡他們的言語行事，我要往好的一邊著想。」「我很注意哀矜的事功。」「我勉力隱瞞我所行的善功，尤其是哀矜之功。」「我們大家都可作證，張鐸完全遵照愛德的原則實行愛德工夫，他所定的善志，也一一實行了。」

惟愛德之真價值，在於注重他人更大更高尚的福利，並以全副精力，求得這種福利。爲教友們，最大的福利最有關係的重大要事，便是使他們救得靈魂；爲做到這一層，他曾費過不少心力，爲教他們喜歡，肯犧牲大好光陰，和他們談天說地；有時做醫生給人醫病，或贈送藥品，有時到那些人的家裏去拜訪他們，使他們愉快。他爲救人靈，不惜辛苦，埋頭紙堆中，經年累月，著書立說，白日黑夜，勞神祈禱，又復按他地位施行聖事，廣施教化。凡是來的人不分貴賤，貧富全都一視同仁，張鐸的神功架，有誰不認識呢？最可奇者，他聽告時，本非過分寬仁，且有時對待罪人甚爲嚴厲，使罪人躲避犯罪的機會，改過自新，但向他求告的人，常見擁擠不堪，我們知道他終年聽告解的數字，準在一萬二千之譜，至於因得他的教導，改過自新，終成熱心教友的，亦大有人在。他慣用的法子，是讓他們把全家奉獻於耶穌聖心，每天爲煉靈祈禱，念經，多做克苦補贖的苦工，如少睡，多寤，守齋等等，爲使

有鴉片嗜好的人民，改惡從善，他慣常叫他們買某某藥物戒除。至於他對窮人們的愛德，尤其是利用哀矜引他們習勞耐苦，謹守主誠，我們想像不到有多少銀錢，經由他的手施散給窮困的貧人，他對窮人可說是特別愛護，因為他們的生活，更相似耶穌在世的窮苦生活。他爲了窮人，自己也甘心度很窮苦的生活，省吃儉用，衣服器具，在在節省，若有不認識他的人都，要當他是個疏懶的髒老頭兒。

近年來，天津防盲會爲促進防盲事業，發行一種彩票，張公便也買了一份，推其用意，一則是爲贊助這種仁愛工作，一則也是希望有所獲得。我們有時向他鬪笑說：「您老將有五千或一萬元的希望，那麼，神父立成富翁了。」他是這樣回答：「有錢沒錢，爲我個人完全一樣；但是爲辦些慈善事業，所有的錢，決不會嫌多的。」又有一次他也是用同樣的口吻說：「我有錢與否？那是很小的問題，而且我總不要成富翁，我所有的些微東西，爲

我已是儘夠了。」他所說的，後來我們都見諸事實了，因為他死後，什麼錢財，或是有價值的東西，一點也沒有留下。（見另一節）張公這種樂守神貧的精神，是任何人知道的，尤其是窮人們，多早晚他老人家收到了一點錢，窮人們就好像聞着了氣味一樣，立刻都跑到他跟前；他也總不肯讓他們空手趕來，空手回去。

「我總不要買浮餘東西，我勉力從不用浮餘東西，我要常揀不好的東西用，」張公一生，完全遵照他這神貧的原則，度了極貧窮的生活。

他從來不穿綢緞衣服，所服用的都是極平常的黑布衣服。皮衣雖然在我們塞外是非備不可，但他却也從來沒有用過，他見有人趨向時髦，穿用時式衣服，每每要加訓責，說他們不該浪費錢財，做這沒意識的事。若有人贈送他衣服，他慣常總不願接受，除非是極平常，材料又十分樸素的衣服，他纔肯接受。但他既受之後，每每把送來的新衣哀矜窮人，自己仍穿他

的舊衣，這使他感覺無上快慰。

張公在土木川傳教的時候，樂守神貧的機會倒很不少，因為那裏地土荒涼，物產貧乏，所以從那時起，他就過慣了貧苦的生活，後來他調回西灣子，在四鄉傳教，亦復不改舊例。教友們給他預備了什麼，他就用什麼，叫在什麼地方休息，他就安心樂就。冬天氣候雖冷，但有沒有火爐，他也不在意，而且他消費燃料，極端省儉，寧愿多着衣服，不肯把屋子烘的很熱。

我們還不會提到張公的錢財，不過我們可以概括說一句，說他所有的錢，全都爲了救濟窮人，和別的慈善事業耗費了。主教每年給他爲買些必需品用的款項，他往往已先期支取了，主教所分送他的其他物品，如烟袋等，他常請管賬司鐸換付銀錢，或書籍，然後一齊用以哀矜他人。

幾時有人登門求乞，他總是慷慨施捨。他每說別人拿錢如何化用，我們不必過爲掛慮，即使有人因任意揮霍，以至落魄，我們亦不當窮究其緣

故。也許他們已經懊悔自己昔日的荒唐生活了，因此他對於行哀矜一事，有時不很明智。

有時他兩手空空，不能如意施捨，心中就感覺莫大痛苦……每逢冬天嚴寒時，往往聽得他再三說：「咳！那些挨冷受凍的窮人，多麼可憐哪！」有時，有人來向他借貸，這却使他很爲難；他深知索還時，容易使人生氣，所以他寧願捨一點錢白送給人，不肯拿多數借給人。

他每次行哀矜，總不忘加幾句話勸慰來人，叫他們忍耐貧苦，不要抱怨；說我們都在天主手中，屬他掌管，他看着怎麼好就怎麼安排；各種疾病死亡，都由天主而來，窮人受苦，有錢人也遭難，不拘什麼患難，災殃，都是天主用的一種方法，助人達到終向。請勿納罕張鐸肖似聖五傷方濟各的弟子。一九零五年他保守進方濟各三會，一九零六年聖方濟各瞻禮正是他入會的日子，我們讀了前面的記敘，便知他正是效法着聖人的神貧。

我想對於張公的爲人，原不必再作煩瑣的記述，但我們不妨再加一句，說他雖不是富家出身，却一生自甘貧賤，絕不覬覦富貴。我們見了他的神貧之德，大家就要感覺到，我們自己若不樂守神貧，決不能超然物外，決不能深味天上事理。同時我們也已約畧認識張公對於神貧的修養多麼深，造詣多麼高，而知他確已升到吾主訓示真福要旨的山巔了！在那座山上吾主曾說過：「神貧者乃真福，因其將得天國也。」

第十一章

張公的克苦：努力修成的渴愿

愛人之德，本來是從愛天主的聖愛中，自然流露出來的一種效果。張公對於愛人一端，有很深的工夫，他如何實現這愛德，以前我們已畧爲提及了，如今我們該補充幾句，講他生平怎樣努力向上，切望接近天主；怎樣

下功夫，克苦，修省遷改，並按各種救靈要道，歡欣踴躍，奔赴聖德的高峯，修成的絕頂。

吾主曾說過：「你愿意成全的，克苦你自己，背你的十字架，跟隨我。」張公不只對身外事物，加功克苦，（我們在前章中已述及，）對於內心矛盾的情緒，更努力剷除：這也是我完全明瞭的。

在他的避靜日記中，我們見到他三番五次着意於謙德的修養。因為張公在著作一方面有很好的成績，在人間獲得很好的名譽。這也許有使他忘掉了諸善之源——謙下之德——歸功自己的可能，因此他的克苦功夫，就該在內外謙德上致意。他曾這樣寫述道：「我勉力輕看人們的重視。」「我要盡力隱藏可以使人讚美的事。」「我總不要對我的事情成功或失敗太關心。」「我要竭全力，總不誇獎我個人或我做的事。」為躲避自私自愛，克制虛榮心，功勞的大盜，他是這般用心自制：「我勉力在不拘什

麼機會克制我自己。』並且爲預防仇魔的來攻，老早就把自己的心靈獻於天主，只有天主可以在他心中安居，他曾這樣寫述道：『在獻自己的心上。另外有兩句話，當常記念，該多存想。第一句，是說：『吾單願意天主一個佔吾的心。』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的心，獻給天主，當天主的一個寶座，在這個寶座上，單是天主一個能在臨近，這個寶座。單有歸於天主的人物能留。若是把別的人物，放在這個寶座上，擺在個寶座前，這不是大凌辱天主麼？所以萬不可教別的人物，佔自己的心，更不可許相反天主的人物，進自己的心，佔自己的心，總該是天主一個，或歸於天主的人物。這就是頭一句話的意思。第二句，是說：『吾單願佔一個天主的心。』就是說的，吾單盼望樂天主的心。中天主的意，只要有一個天主的愛，就發了，總不肯故意的，圖人的親愛。討人的喜歡，這就是第二句話的意思。求天主降福咱們神形永安。』

的確我們都曉得張公有一種喜歡講說自己的慣性。但他那種說法，誰也不能給他加上不謙遜的罪，尤其我們知道他勤修謙德的人。他屢次對我講起過他的那些類似小奇蹟的話：比如他說：「自己總不覺得冷：自己雖已年高，但精神却非常飽滿：自己目力非常好：自己不貪求過日子的方便安適。」這種種的特長特點，他講起來，都認爲天主對他特別降福或是出於天主的特恩。

他似乎未曾理會得，這是他健全體格所有一種自然的效果，或是他克己苦身的一種反應。但是他的話是真誠的，他本心是很厭惡虛偽的。那些話，那些情形，他到老常不斷的追述着，看來似乎有些驕矜自誇。實在，張公本人，斷無不是之處，理由是這樣：張公一生極端惱恨罪惡，如果他在那些言語上覺有不當，一定要深惡痛絕，決不再犯。這在張公立下的許多定志裏，也可以找到根據，他說：「多咱感覺有驕傲的意思，我要立刻說：耶穌



張司鐸最後的留影



西灣子西堂（堂周圍有司鐸之墳地）

爲這個罪會受多多苦難：你還願意再傷殘他麼？」他又曾在別處記着：「幾時我理會一條罪，雖然微乎其微，我要立刻驅逐絕遠。」又說：「寧要死，不要犯一條故意的小罪。」他這些話這些定志，我們都確知他恆心勇敢的守好了；因此，張公在言語行事間，就表面聽來看來，似乎自誇自矜的心意，照實在說來，却是他誠實謙遜的一種表現。

小心謹慎，不上惡魔的誘惑，躲避罪過，不作天主不喜歡的事，這不過是消極的愛天主。張公不但在這消極的一方面用功努力，却更注重積極的實現。他爲天主的契友忠僕，他的熱心是建樹在他那恆久不輟極密切的祈禱上的。他憑着祈禱，和天主密切相契，如至親密友促膝談心。他這種熱心，我們可名之爲司鐸的熱心，因爲他憑這種熱情，不愧爲熱心司鐸的模範，以極純潔，極熱烈的神聖愛情與吾主相契合。

「我勉力做聖母的孝子，以內心的潔淨，使得她喜歡。」你看他對聖

母的孝愛，亦不落人後，顯然是聖母的孝子，使得她喜歡好因着聖母的轉求，更容易接近耶穌聖心。

他親近耶穌聖心所取的路徑，正是聖教會爲司鐸們指定的，就是(1)祈禱：典禮經。(2)天主恩寵的分施人。(3)敬禮：彌撒聖祭：作司鐸生活的中心。我們不曉得張公在恭誦典禮經時，體味得那樣的甘飴神味，我們只知道他不拘在那一處聖堂或是屋院中總是典禮經本不離手，他最寶愛的袖珍本，也是一樣。至於他念的經，我們雖不能確知有多少，但據我們的推測，他除了日間該念的本分經以外，一定自己另加了不少經，如亡者日課，或其他的經文，如同修會中人一般。這種經文既然是以聖教會的名義向天主祈禱，所以連帶使他憶及自己司鐸的聖召；他也曾寫述道：「我要常勉力做一位相稱司鐸地位的神父。」

論張公爲天主恩寵的分施人，前面我們已見過他宣講福音，多麼欣

勤；施行聖事，怎樣用心，把各樣聖寵神恩，分施信眾。

至於敬禮，張公會直入中心生活去用功。師主篇第四篇五章二節，記着耶穌向愛徒說的幾句話：『你做了司鐸，爲使你行聖祭，才祝聖的你。』張公似乎懂透了這幾句話的精義，對於聖體極欽敬，對於彌撒聖祭，極尊重，這正是他每日生活的中心。他決定自己要如何每日恭行聖祭，他寫述道：『我待耶穌就如童貞聖母，大聖若瑟那樣待了他，我讓天主任意安排我，亦如耶穌遵聽聖母聖若瑟。我朝拜聖體內的耶穌，如聖母聖若瑟朝拜馬槽內的耶穌。』彌撒聖祭把耶穌兩樣特殊的德行昭示了他，就是謙德和愛德。因此，司鐸念到『降孕』或『物爾朋取了人性』等經言，該再三默想這些德行。張公對彌撒聖祭所有的重視，真足使我們汗顏，他愛與聖祭的心，如炙如焚，巴不得多望幾台彌撒。他曾給天主許愿，每天能與多少聖祭，必要盡數去參與。師主篇卷四第一章上說：『假若天下只有一處，只

有一位司鐸能行聖祭，你想人們要怎樣熱切盼望到這個地方，往那位司鐸那裏去擁擠的爲得瞻仰彌撒聖祭？」可敬的張鐸，不因機會多，遂生厭倦的心，反更激發其感愛之情，他不但自己勤望彌撒，還勸勉教友們勤行這種無比的善功，不要以機會多，司鐸們多，到處能望彌撒，便減少了重視的心，正當相反地去做。大家都知道張鐸除非把全西灣子所有的彌撒都望完，他決不去用早飯，若在一座堂中，同時有許多司鐸舉祭，他就跪在一個顯明地方，爲同時能與許多聖祭，他是如此，把彌撒聖祭，做他一日敬禮的中心，他並不忘掉，自己是司鐸，是天主和人類間的中人，代表，所以能多幾次同別的司鐸盡欽崇感謝，補贖，求恩的職務，那是再好沒有的，且因此自己也可多得彌撒的神益，就是相幫自己，和天主密切結合，常用信德的眼光看着天主，把耶穌做自己的模範，以耶穌的生活爲生活，常記念着天主愛我。

這種熱心，這種敬禮，實在如他的定志，相幫他一天比一天更能悅樂耶穌聖心，甘心忍受一切，和來自天主手中的一般。

我們已見到他如何遵聽耶穌的聖訓，克制了自己，怎樣隨從了耶穌，他一生如何在思言行爲中，按耶穌的表樣，勉做一位中悅耶穌聖心的司鐸，熱心愛主愛人的司鐸。以後我們要看張公怎樣實踐了耶穌的那句訓言：「背起你的十字架來。」耶穌預言的十字架，張公在暮年時，不但背了，而且是親愛的懷抱着，各種病症煉淨了他的靈魂，一到死期臨近，他就滿心喜歡，準備同他的耶穌一齊升天享福，耶穌是道路，他跟隨了耶穌，耶穌是真理，他的一生全按這理做了，耶穌是生命，他如今可以同耶穌去活永遠的生命。

第十三章

去世前一年

如今我們要更詳細的再看一看張公的靈魂是多麼熱心，多麼悅樂天主的聖意。

張司鐸這樣勞苦爲天主出力，自然他的力量，也快用盡了。一朝死日臨頭，他真能同聖保祿宗徒一齊說：「這一場好仗我打完了。」所以這位老人也可安心等候天主的賞報了，他雖然很盼望自己活得到八十歲，却也自覺衰老，甚麼都不行了，而且一天不如一天了。尤其是從一千九百三十四年冬天起，他的身體更形衰弱：天氣太冷，他不能到大堂做彌撒，就在主教府小堂裏做；一天中該屢次上床休息一會兒，有時也吃一點親友們送給他的藥。到了下一年三月裏，他覺的身體更不好，可巧本地有個精通

醫道的人給他開方，吃了一服藥。這服藥很有些功效，所以他很喜歡，便又到大堂裏，一連好幾個主日，幫助司鐸們聽神工。因為那時正是下會的時候，司鐸們不多，正忙不過來，所以他喜歡幫忙。有時候，他見自己常坐的神工架子，被別的司鐸佔去了，還叫他退出來，讓自己進去聽神工。那幾天，主教正出門，他就給主教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病好了。主教的回信如下：「可敬可愛的雅各伯，你才給我寫信，報告你病好的情形，多謝你的厚意。我很惦記你的健康，我也很喜歡聽說你吃了有效驗的藥。但你當知道，你已經老了，我還勸你，要常記着，我們在世上活不了多時，你要一天一天的舉心向上，結合天主，也把你的病苦，為天主的光榮，為救可憐的靈魂，獻給天主，我也常為你祈禱，求他賞你病好，相幫你一天比一天修德前進。」

冬天已過，到了春夏之交，氣候忽冷忽熱，為張公的病體更不適宜了。我們還記得在陽曆七月裏，有一天大家正在飯廳裏進午膳的時候，張司

鐸忽然站起來向衆神父說：『我不行了，沒力氣了：快死呀！』衆人聽了，都驚慌難受起來，隨後就說幾句好話安慰老人。他到底比人更明白，知道自己實在不行了。到了陽曆八月，就有好幾天不得不躺着休養，然而他還是每日起來，在一間小屋子裏做彌撒，因為做彌撒是他的大安慰，他總不肯失掉這個好機會。他要交代清楚自己經手的事情，就寫了幾條遺囑。下面我們要把他這幾條遺囑提一提。從此，我們就可以看出他是多麼謹守神貧，多麼有神火的一位司鐸，他窮的什麼也沒有：什麼也不顧，只求人給他多念經，預備善終，他寫道：『愈顯主榮，願耶穌基利斯多受讚美，亞孟，我死後當看的遺囑如下：關於世事的賬目，我寫如下五條：（一）不論在傳教業務上或對別人，我沒有欠賬。（二）別人欠我的，我也都寬免了，或是當面免了他們，或是給他們寫了免還的信，至於那些不能見面，又不盼望還清賬的人們，我都一筆鈎消。（三）中國人在我跟前求的彌撒，我都

做了，彌撒錢都交了管賬顧神父。（四）我這裏也沒有存放別的東西，只有某某的兩張地約，都在我的皮包裹裝着。（五）其餘我所有的別的東西，都歸於傳教用，凡看此遺書的人，都求他們在彌撒及祈禱的時候多記念我的靈魂！若天主的仁慈賞我升了天堂，我也不忘他們。僕張雅各伯書於西灣子。一九三四年八月四日。』

張司鐸那時，好像已經辭別了人世，一心預備升天，所以連我也怕他不久要離開我們，不料，過了幾天，他的病又減輕些，能出門了，聖母升天瞻禮那一天，他精神很好，還同主教司鐸們，一齊去探望嬰孩院，但是他沒有想到這是他最後一次出西灣子大街。他還喜喜歡歡的，和我們說：這回他穿了一雙新鞋，這鞋是教友們送他的；他心裏盤算着，不願意死後把這雙鞋穿到墳墓裏，所以想在世上多穿幾天。

到了九月裏，他更不好了，病勢比以前更沉重，所以神父們不敢再讓

他住在樓上，怕他上樓時有失腳的危險，就在樓下，靠着大病房，給他預備了一間小屋子，裏面有坑，叫他住在那裏，在大病房做彌撒。

九月二十六日，他病重垂危，芮司鐸已有好幾月工夫安慰他，這時便給他行了終傅聖事，我們可以想見張司鐸多麼熱心領了這件安慰病人的聖事，多麼留心聽了終傅禮節的經文！

自此以後，衆位司鐸不住去看顧他，連主教也很惦記他，出門一回來就去探望他，問他一切事情安排妥當了沒有，還有甚麼囑託的事。他回說：「都妥當了，該做的彌撒也都做了，如今只有六塊錢，請主教收下，哀矜人吧！」這樣，他就全放心了，把最後六塊錢也安排好，再沒有可掛念的了。然而幾時司鐸們去探望他，總見他臉上發愁，不知是因為病苦的緣故，或是因為心裏痛悔自己一輩子的罪過。九月三十日有人去看他，他說：「我心裏實在憂愁……我感謝修道院學生們給我念的經……我自己有時候

難受得連一句經也念不成，連句熱心短誦也不能念。」過了一會兒，就求那位司鐸降福他。

他的兄弟張保祿司鐸去探望他的時候，算他的大安慰，他們弟兄二人好幾天的工夫，差不多整天的在一起，不是談話就是呆坐着。那幾天，有一位司鐸說要給他照個像，因此十月十四日就攝了一影，爲作記念。張公照像的時候，穿了他兄弟的花緞袍子，手裏拿着老人杖。以後他又在病室裏地上踱來踱去的行走，也到走廊裏閒逛，屢次同伺候他的人到廊中遊散。

陽曆十一月裏，他的病又減輕了，有時還試修鐘錶作消遣，但因眼力不足，手又軟弱所以終於修不成。

可是他心裏很暢快，他叫人拿給他大彌撒經本子，想預備在聖母無染原罪瞻禮作彌撒。但他的記憶力已衰弱了，又不能行各樣的禮節，連轉

身向教友們也轉不過來，所以他沒有希望再舉祭了。有一位司鐸看見他這樣切望做彌撒，爲滿足他的願望，便在他屋子傍邊預備好一個合適地方，每天在那裏做彌撒。這樣他每天就在那裏望彌撒，領聖體，熱心謝完聖體後，便又大發勇敢過這一天，把自己的病苦全獻給耶穌，爲光榮天主，救人的靈魂。

這樣張公度過了他在世最後的一年，以至於死。張公生平很喜歡聽別人談話，在那一年年底，有一次他又拿着拐杖，叫僕人扶着到大飯廳裏，同司鐸們談話一會兒；因爲主教不在了，他便喜喜歡歡，坐在主教的座位上，和衆司鐸談了一會兒，就很滿意的回到自己的房裏，祈禱去了。他常問自己，也問別人，自己多早晚才死呀？怎樣死呀？這樣，他全心依靠天主，預備離開這苦世界。

第十四章

最後的一日平安去世

師主篇「卷一第二十三章二三節」上記着：「凡是常想死候天天預備着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們該常預備着，勉力善生，別叫死期來到了正趕着不預備的時候。」

張司鐸正是這樣常想自己快要死。人按常情，總想自己死期還遠，可是天主用年老力衰的公律來提醒人，叫人感覺生命的短促。有一位撰寫聖書的人寫述道：「人年老力衰了，才覺得人的生命是什麼一回事：五官四肢，一天不如一天，記憶力也薄弱了，身體也衰頹了……老雖然不是病，但各種病症的後果都已感覺到了。」

張公早已看明白這種光景了，所以他漸漸捐離世物，契合天主。這最

後的一年，正是他受磨難，做補贖的一年。因為他一輩子強健有精神，如今却差不多什麼也吃不下去了，什麼也不能做了，勞動了一輩子，現在却坐在房裏不能動，一輩子著作了許多為天主有光榮，為人靈有益處的書，如今却連筆都提不起來了。他沒法活動，只得整天枯坐在房裏，念經祈禱，可是他的悟司還清楚，就是因為他的悟司清楚，所以他就憂慮起來了，想自己快要死了，從前辦的那麼許多事，雖說自己問心無愧，心裏終不免有些害怕，他一輩子為天主出力，如今想起來，還怕有過些驕傲意念，或是不全按規矩辦；所以他去世前，那幾個主日中，心裏真是又害怕，又憂愁，屢次向同儕司鐸們說出他心中的恐懼。司鐸們都安慰他，叫他依靠天主的仁慈，這樣安慰了他之後，臨走便聽得他自言自語的說：「天主是全善的，是仁慈的。……」

他死前幾主日，沒有什麼事情，只是身體衰弱，一天不如一天罷了：

：他就是在床上，或椅子上坐臥，也叫人把他的念珠，用針綴在他的衣服上；這樣，他可以常用手拿着，不斷的念萬福瑪利亞：他一輩子常念玫瑰經，快要死的時候，還是念：他也常按病人的樣子念要緊的經，拜苦路。爲得苦路大赦：他也常呼號他素日多恭敬的聖人們，求他們相幫，因爲師主篇上說：「如今你要恭敬天堂的聖人們，爲得是趕你死的時候他們好接你升天堂。」

張司鐸臥病那幾月中，西灣子的教友們，對他表示很大的關懷：連方濟各會的修女們，也多給他送些禮，安慰他，因爲他康健的時候，指引他們的靈魂，費心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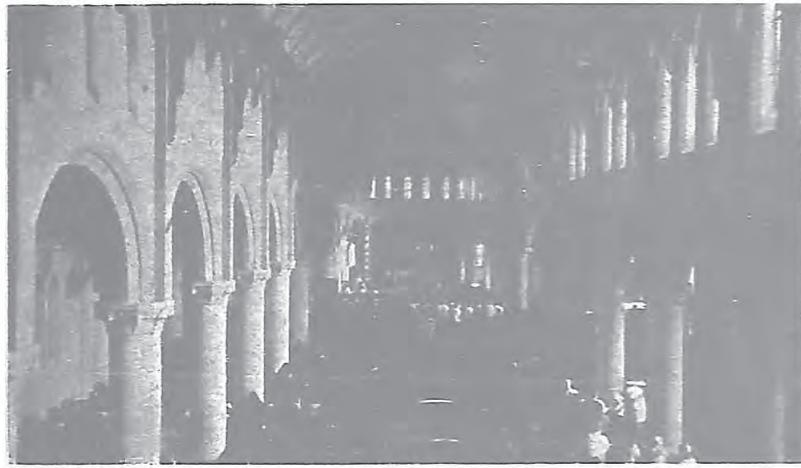
他死期迫近的時候，就有兩個人，白天黑夜，輪流守着他，他屢次叫司鐸來，因爲芮公常惦記他，給他送藥。

陽曆一月廿八日早上，他還望了彌撒，但以後，他就不能動了，過了幾

分鐘，又醒過來；眼看他是不行了。

他的眼光也漸漸模糊了，到他跟前的人，他也認不出來了。脈搏也微弱無力了，實在已到了臨終的時候，什麼藥也不中用了。

一月卅日他再不能舉步出房，就在屋子裏領聖體。這天晚上平安休息了一夜。下一天，一月三十一日，早晨一醒來，他就說自己今日不好，昨天好。人們扶他坐在椅子上，司鐸給他送了聖體，他就合上眼，好像睡着了，但是嘴脣不住顫動在念經。來探望病人的司鐸們，都說危險，死在眼前了，就爲他念了經，一一退出，只剩下兩位司鐸看守他。芮司鐸不斷給他題些熱心短誦，他就點頭答應，等到近十點鐘的時候，芮公給他念了赦罪經，司鐸等連主教府的人們，都來助終，給他念臨終經。聖教會編的臨終經十分美妙，上面說：「信友的靈魂，請你因造化你的天主聖父，及爲你受苦受難的活天主子耶穌基利斯督，並降到你心中的天主聖神之名，出離此世。」又



張司鐸出殯時堂內之攝影



張 司 鐸 之 碑

說：「吾主！你接受這盼望你仁慈救贖的僕人吧！」衆人念經的時候，張司鐸正在彌留。芮司鐸於是大聲提醒他，呼號耶穌瑪利亞若瑟聖名，但他已經昏迷了，不再點頭答應……只剩得一口氣。過了幾分鐘他的頭畧爲一動，就平安去世，去見天主了。他在日課裏多次念了一天主！我盼望你永遠不失望！——如今他果然去見這位公道的判官，領這忠僕去永享光榮了！

當下大張神父去世的噩耗，傳遍了主教府，修道院，以及西灣子全村，司鐸們於是把他的遺體裝殮起來，穿上紫色祭衣，停放在靠近大門的客廳裏。隨後教友們就成羣結伴，絡繹前來爲這位已故的恩人誦經，祈禱。

第十五章

發引和安葬

那幾天中，信衆不住來到張公遺體前念經；主教府裏只覺得淒涼寂

寞，因爲那幾天可巧正值陰曆新年，但爲死了人的緣故，大家表示哀悼，沒有什麼熱鬧，也沒有舉行拜年。等到瞻禮三晚上，墓子，棺材都預備好了，司鐸，修士們，各學校的師生們以及衆教友們，便都齊集會合，送張司鐸入殮。司鐸們念完了經，灑過聖水，就叫下人們把遺軀放在棺材裏。方濟各會的修女們，已把棺材裝飾過了，裏面鋪緞子，外面畫上張司鐸的名字。大家異口同聲說：張神父一輩子也沒有睡過這麼體面的牀。

瞻禮四早晨九點鐘，衆司鐸齊集主教府，念完了經，就命人把棺柩抬進大堂，司鐸們和修士們，穿着白衣，跟在後面一路陪送。

棺柩進堂後，便點上蠟燭，開始唱早經同讚美經。三十年來，張神父在這大堂裏，給教友們傳播天主的神恩，如今他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了。教友們向他表示感恩和哀悼，自然像過大瞻禮似的人山人海，都來望追思大彌撒，並參加送殯。彌撒完畢後，修院生又唱起經來，接着，便移柩出堂往

墳上去。男女教友都排隊送殯，司鐸們和修生們一齊陪柩向聖地進行，教友們一面走，一面念起棺經。司鐸和修道生們唱聖詠到了墳地上先聖了墓穴，然後厝柩壙內，念下葬經葬畢，陸續散去。以後教友們仍不時前去念經。

一九三六年，神長們用花崗石爲張公建碑，留一永久的紀念。墓地在西堂的院內，這座聖堂是庚子教難後，西灣子教友爲感謝聖彌額爾天神及聖本篤難中垂佑建造的。這裏，主教司鐸並修女們的墳基，共計有二十多，其中有兩位主教就是藍主教和方主教。張公在世的時候，同主教們一齊出力，光榮了天主，指引了修女們。如今也和他們埋在一處，等候將來復活。在墳墓上豎着十字，一來是爲提醒我們給他們多念些經。二來也是平安和庚子年間天主保護的記號。那二十多位聖教的英雄，都在那裏安息着。他們活着的時候參加過戰爭，而且已戰勝了，我們該效法他們爲榮主

救靈，一天一天背上十字架往前走，勇敢戰勝三仇，死後也能在天堂上，得到聖人們所得的賞報。

結 論

閱者誦讀此書，想必不難明瞭張司鐸一生的概況，也許有人認識不真，以為張司鐸是個身體衰弱的老人，又窮又不乾淨，不過常是心滿意足，良心平安快樂罷了。可是我們却不這樣說，我們認清了他究竟是個什麼人。固然他是個老人，但是老有甚麼可恥？可恥的是老而虛度，張公既未虛此一生，縱然老了，也不能輕視他。他一輩子在各地地方為天主出力，一點也不顧惜自己，為救人靈，不怕犧牲自己的一切。他固然成了氣力衰弱的人，但試問他的氣力為誰用盡了呢？為他可愛的耶穌，為聖教會。他一輩子做了窮人也是真，但他不是沒有本領掙錢才窮，却是他甘心情願做窮人。

他給我們立了棄絕自己，和愛德的表樣，他一點也不顧自己的窮苦，把所有的都給了窮人，因為他知道天主賞他錢，是為叫他哀矜窮人。他為人講究修飾，因為他不管肉身美觀不美觀，但他專務救人靈魂，就用不修飾肉身的克苦工夫來修飾他的靈魂。他一輩子心滿意足，常享良心平安的福樂，這句話，說得真不差。因為他生平做事，常有最高尚的目的。他為求得這個良心平安的福樂，常全心愛慕天主，依靠天主的仁慈。他所有最大的欣慰就是愛慕天主，這種福樂，才是他的真福樂，永遠不滅的福樂。

這樣張公一生另外給我們立了三種好表樣：

- (一) 一心愛慕天主的表樣。
- (二) 服從長上命令的表樣。
- (三) 熱心救人靈魂的表樣。

張公熱心著作，也最先提倡贈書傳教工作，他捨了很多的書，並勸同

志司鐸們也施捨了若干冊，結果收得了贈書傳教的好成績，對於這項善功，我們不能不讚揚他的先知先覺，豐功偉烈！

耶穌在聖經上向宗徒們說過：『你們要求地主給地裏打發工人收割莊稼……』因此，我們該求天主多賜給我們像大張神父那樣的好神父。盼望不久，外教人都能棄邪歸正，共屬一牧，共歸一棧。

附錄

張雅各伯司鐸的文學——文法和書法——

說到雅各伯的中國文學，自然我們先該知道他幼年時的教育狀況。我們在第三章已經說過，雅各伯曾於一九八二年到獻縣修道院留學，以求深造。那裏漢文的學程，是四書五經當時（光緒八年）四書五經是中國文學最後的課程，授給雅各伯中國文學的教員，是一位秀才。那麼關於雅各伯的文學，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說：『讀盡經史，旁及子集。』如今我們且把他的文學，分兩方面說一下：

(一) 雅各伯的文法

雅各伯既讀了古文經書，當然他的古文該是不錯的，不過雅各伯是近五十年來較早的一位白話文著作家。他成了白話文著作家，完全是爲時勢所迫，因爲他是司鐸，他的職分是宣傳公教道理，和破除邪妄的迷信。因此他除了爲信友們講道理行聖事，管理靈魂之外，尤致力於書籍宣傳。不過要向文風落後，識字不多的口外人作道理上的宣講，自然不得不採用白話文，以謀普及了。

雅各伯一生所著宣講道理的書，多至十餘種，都是用白話寫成的。邪正理考和查教關鍵就是其中的兩大著作，完全用通俗的白話文寫成。邪正理考脫稿於一九〇七年（卽光緒三十三年），查教關鍵脫稿於一九十四年。

國人提倡白話文是民國六年纔發軔的，雅各伯却在前十餘年前早已倡導在先了。這就是說：自一九〇四年以後，科舉廢止，但是還沒有人明明白白的出來主張白話文，而雅各伯的邪正理考已經於一九〇七年寫成。

固然雅各伯不是新文學運動的倡導人。他的見解只在求道理傳的普遍，傳的久遠，纔用通俗的白話文著述，不但正合着「文以載道」的原則，且足以見他精明獨到之處。後人對於白話文實質上

主張的各要素，雅各伯都已預先見到了。他的文法，痛快充實，句格整嚴，文思舒暢，文氣如駿馬走坦道上，其發也，不得不發，其止也，不得不止。例如在他那正理考序文裏的一節說：

「恨不能長千口萬舌，巴不得有雷聲電音，把這「邪正真假」四個字，用理考明，傳徧天下……話是開心的鑰匙，理是破迷的藥石，話不說不知，理不辨不明，不怕不識貨，但怕貨比貨，兩教相比，邪正自明……」請看這是多麼不鋪張，不艱澁，老實平易，抒情的白話文呢！

我們再引他一節「論唱戲」的文章：

「常說，紅八戲子吹鼓手，都是下三行的人，所以戲子是下等人……雖然戲子是下三行人，到底還用大車大馬的接他們，好酒好飯的待他們，支應的是會長大戶，居住的是公社廟宇，登高臺，坐高座，耀武揚威，館上飯，花上錢，伺前應後，也不知道誰是上行，誰是下行。」（見邪正理考卷一）請看這是多麼不雕琢，不迂晦，明白清楚的寫實的白話文呢？

雅各伯的寫作，採取實用主義。所以一詞一義，非常確切了當。他講求實用，至於在書中，道及自己的時候，不用「鄙」字「愚」字等謙詞，簡直稱「我」這又是多麼：「有甚麼說甚麼」呢！

雅各伯對於用字上，也有他的特別長處。在他的書中，凡難認的字句，在頂層都詳加音義，常見的

有四例：

1 音某：如魅音八；髻音吉；隗音威。

2 同某：如一塲同場。

3 借音：如一交字借音，本是跌脚，俗話說跌交。凡有音無字的土語，都用借字取音的方法。

4 羅瑪音：如一僂音酒 *chiə*；悄音樵 *tɕiəu*；椎俗念嘴 *tɕoŋei*。凡難音的字，都加羅瑪音。

你看：在後人創造新字之前，雅各伯獨用借音之法，以寫通俗的方言，在後人發明注音字母之前，雅各伯知用音某，以注字音，知用羅瑪音以濟其窮。這是他對於用字上，幫助人識字上，承先人假借轉注之例，開後人讀音統一，注音字母。

(二) 雅各伯的書法

雅各伯對於書法，非常工整，完全代表了他端莊正直的天性。字體精練，一筆不苟，有局格，縱橫皆成行，可見他的有規格，從不作減筆字，不作帶筆字，可見他的不苟且；不作俗寫，不作帖寫，更不見一個誤筆字，可見他的中正。因為他完全按照字學舉隅的規格來作字，他自己嘗語人曰：「我的字是翰林體」誠非虛語。

雅各伯不但能作精美的漢字，並且還能作多種體的外國字，亦一韻事。在這兒再附帶說一說雅各伯愛好適用的一個習慣；任何讀書人，離不了的是字典。雅各伯所用的字典有兩種；一種是康熙字典，一種是五方元音人慣常都是喜新厭舊，雅各伯只以適用為主。這兩部字典，因為是他用慣了的，以後雖然有許多新奇的字書辭書出版，雅各伯仍舊不採用，因為他捨不得拋棄那舊而適用的康熙字典和五方元音因此這兩部字典，他使用的非常純熟，每檢一字，為他所用的時間最少，尤其是對於五方元音他要檢查一個某聲音的字，只需一展，那個字就在眼前了。

他的這些好習慣，雖至暮年，一如其舊。這些是雅各伯在文學、文法和書法上修養的一斑，有許多可供我們借鑑和取法。

24

112372

27